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鉅著

14
2023
5





春秋繁露序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耳其後傳世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為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闕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伺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將以廣之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慶歷七年二月四明樓郁書

春秋繁露總目

卷一	楚莊王	玉杯
卷二	竹林	
卷三	玉英	精華
卷四	王道	
卷五	滅國上	滅國下 隨本消息 會盟要 正貫 十指 重政
卷六	服制象	二端 符瑞 俞序 離合根 立元神 保位權
卷七	考功名	通國身 三代改制 官制象天 堯舜湯武 服制
卷八	制度	爵國 仁義法 必仁且知
卷九	身之養	對膠西王 觀德 奉本
卷十	深察名號	實性 諸侯 五行 闕文 闕文

莫魂崇反書

春秋繁露

卷十一

為人者 五行之義 陽尊陰卑 王道通三 天容 天辨在人 陰陽位

卷十二

陰陽終始 陰陽義 陰陽出入 天道無二 煖燠孰多 基義 闕文

卷十三

四十之副 人副天數 同類相動 五行相勝 五行相生 五行逆順 治水五行

卷十四

治亂五行 五行變救 五行五事 郊語

卷十五

郊義 郊祭 四祭 郊祀 順命 郊事對

卷十六

執贄 山川頌 求雨 止雨 祭義 循天之道

卷十七

天地之行 威德所生 如天之為 天地陰陽 天地施

春秋繁露卷一

漢 董仲舒 著

南豐湯朝鏞 校

楚莊王第一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取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不待此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且死比于此其云爾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

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一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耻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耻內省不疚何憂於志是已矣今春秋耻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實覺然輕許妄對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隣賀國家亂則四隣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耻其困而耻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書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謹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愈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

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為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狸首之樂者於是自斷狸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所改是與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子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偏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為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詔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為一也

玉杯第一

春秋譏文公以受娶難者曰喪者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日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一娶娶時無喪出其法也奈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子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定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偽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此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以為不然今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此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為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為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去厥祗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

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特奉祭不以三年又以喪娶娶以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群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為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傳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且行齋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若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澹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入道之極者也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獨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當誅殺亦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賈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此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以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妥以其問之不妥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篡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階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願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隣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

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為君之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弑君也與子之不嘗藥為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董之所能見也故叔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有而明大惡之誅誰其言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者卿在而弗能討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擊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筭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重為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為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春秋繁露卷二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邨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

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尚痛之况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惡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耻伐喪而榮復讎奈何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者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為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義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為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已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在大夫也澳右問梁之盟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為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問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為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

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正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意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獨修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芣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于仁文質而成體一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矣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入相變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為大弗察弗見而况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王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于清江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求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眾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鞍獲齊頃公斯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懼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其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不可省耶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為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難為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

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耻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天理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為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况其濶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兇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耻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復察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東獲為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於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盡宰之盟是也楚與中國挾而擊之鄭罷弊危亡終身愁辜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

于乘之國故事而信知其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無子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不見其罪也曰有國者視此得身不放義與事不審其時何如此爾

春秋繁露卷三

玉英第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一作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為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敬學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前浣也遂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背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則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况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為大惡而書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為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為大惡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也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為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經何也曰春秋禮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彗墜謂之雨文所

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為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弒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經曰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逢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鈞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卻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有以避也是故不書聘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為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道也若直止 作書其義則宣總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難者曰為賢者諱皆言之為宣總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位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也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鄭取平甘之以為同居目曰甘人滅鄭此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德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失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失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為同俱為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

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為義也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賢賢臣故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為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記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說晉文得志之實以伐諱避致王也說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威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說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說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哀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子臧孫辰以鄆入於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子紀季所以說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以死也汝以鄆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眾以衛九世一作代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故為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眾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精華第五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嫺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齋之

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為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魯嚴社而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為不孝義夫一作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勝陳人之婦于鄆遂其事從齊桓公春秋弗非以為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命使京師遂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甯無危而救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非其義然也齊桓挾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衛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郵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正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斬而轅濤塗不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無可審邪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非也闇理迷眾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違話易無違言春秋無違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

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為為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為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為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難之也弗能察察一作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即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甯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隣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大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悃悃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奈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為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生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將與隣國豈值弑哉此吾所悃悃而悲者也

春秋繁露卷四

王道第六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並見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

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強賊妬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耻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不觸蟲故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囿園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秋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有所先以入宗廟端冕威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族之飾窮設一作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凌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一作之志虎兕文采之獸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譏以糟為丘以酒為池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別孕婦見其化斬朝涉之足察其拇一作殺梅伯以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群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為戒曰亳社災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鏗以廣地以強相弱不能制屬強奄弱眾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為之食星實如雨雨益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實石于宋五六鷓退飛實霜不殺草李委實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晝晦彗星見於東方一作大辰鸚鵡來巢壽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而已矣天王使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 天王伐鄭譏親也會王世子譏微也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王人救衛王師敗於茅戎天王出居於鄭弑母弟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為東西周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突征衛不能絕伐鄭不能從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弑無已臣下上僭備天子諸侯強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於茅戎而大敗之戎執

凡伯於楚正以歸諸侯本怨隨惡發兵相破夷人宗廟社稷不能統理臣子強至弑其君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絕而不復復故鄭魯易地晉文再致天子齊桓會王世子檀封邢衛祀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魯舞八佾北祭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之為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一細惡不絕之所致也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專封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過天子之貴君親無將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過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以來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諸夏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得人介諸葛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為匹夫與師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大夫之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邢衛祀不見春秋內心子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為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許也許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為弑父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齊桓公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世存亡侵伐會同常為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為王者事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救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為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 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八佾人為人為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閻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髮頑卒于會諱弑痛強臣專君君不得為善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誅受令恩衛葆以正囹圄之平也言圍成甲午治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刻楯丹楹作雉門

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庶譏驕溢不恤下也故臧孫辰請糴於齊孔子曰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絕惡始也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為主賢賢也春秋紀織芥之姬曰婦人夜出傳母不在不下堂曰古者周公東征則四國怨桓公曰無貯粟無郭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莊王曰古者曰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強不凌弱齊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言也吳王夫差行強於越臣人之王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失社稷滅其可痛也長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群臣枝解宰人而棄漏陽處父之謀使陽處父死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為趙盾所殺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為秦所此下疑從一作驪姬起也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祭昭公朝之因請其妻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君之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至死閭里之痛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公於婦人心而妬與大夫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為君唯魯侯爾閔公如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務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過君遠此過也梁內役一作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正墓承宗廟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

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一作仇讐其民魚爛則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實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怒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憊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為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邪此皆內自強從心之敗已見自強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曹羈陳其君也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一作君不聽果死戎冠伍子胥諫吳王以為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還九年越果大滅吳國秦穆公將襲鄭百里蹇叔諫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殺中匹馬隻輪無反者晉假道于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唇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聽後虞果亡於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觀乎毫社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絕觀乎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夫差知強凌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妾殺無罪知行暴之暴觀乎陳佗宋閔知嫉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壤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浮汰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即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卻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窺規一作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故明王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共職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則不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

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位者也故君子慎之

春秋繁露卷五

滅國上第七

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故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無敵於天下失國之君三十一亡國之君五十二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會聚孤特不相守獨居不成群遭難莫之救所以亡也非獨公侯大人如此生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可遭大風疾雨立鑠消耗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之虞虢并力晉獻難之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土無一介之眾也而靈公據霸王之餘尊而欲誅之窮變極詐盡力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戴小國之位孰能亡之哉故伍之胥一夫之士也去楚干闥廬遂得意於楚所托者誠是何可禦邪楚王髡托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虞公托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戴亦由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以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撮之也鄧穀失地而朝魯桓穀穀失地不亦宜乎

滅國下第八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日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為幽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於是魯一年三築臺亂臣此三起於內夷狄之兵仍滅於外衛滅之端以幽之會亂之本存親內蔽邪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於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戎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魏侯燬滅邢是也齊桓為幽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之狄滅之桓憂而立之魯莊為軻之盟劫汶陽魯滅威立之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隨本消息第九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先晉獻公之卒齊桓為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先齊孝未一年魯僖乞師取穀晉入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于新成魯昭公以事齊之故晉人不入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為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滅以滅鄆其明年知晉無河上之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弑君諸侯會於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明大夫見執吳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鷄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為之諱而言有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先楚莊王之卒三年齊滅赤狄潞氏及申氏留吁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晉侯周卒一年先楚子昭之卒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三年諸夏之君朝于楚楚子春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為侵奪而顧隆盛強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子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眾擊少以專擊散義之盡也先卒四十五年中國內乖齊晉魯衛之兵分守大國襲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吳在其南而一君殺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季封切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群衛衍據陳儀而為護林父據戚而已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譬如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中之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棊林拱揖指搗諸侯莫敢不出此猶濕之有板也

一作照之有伴

盟會要第十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貴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偏矣以為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患何謂哉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傳曰諸侯相聚而明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為也故是以君子以天下為憂也患乃至於弑君二十一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辭已喻矣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采撫托意以矯矣禮善無小而不舉惡無小而不去以純其美別賢不肖以明其尊親近以來遠因自其國而容天下名何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備故曰大矣哉其別兩言而管天下此之謂也

正賈第十一

春秋大義之所本邪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謂也然後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載定下之賢方表兼義之所在則身復正焉耳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而後萬變之應無窮者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是以必明其統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知其聲也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刑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雖約說一作德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感化運于物散入于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于四海而訟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故明於性乃可與論為政不然雖勞無功夙夜是寤思慮倦心猶不能睹故天不有罪者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尚安知通哉

十指第十二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畧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也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異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為夏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大之端一指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強幹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異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為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譏之所罰考異變之所加則天所欲為行矣切刺譏之而舉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重政第十三

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一作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之乃存乎天地之故人雖生天氣及泰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及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為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為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然後萬物察者仁義矣由此言之尚自為得之哉故曰於乎為人師者可無慎邪夫之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憂營勞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錄也哉人始生有天命是其體也有變命有變

命存其間者其致也政不齊則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亦有變其間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則重政之本矣撮以為一進義誅惡絕之本而以具施此與湯武而有異湯武用之治往故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王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之故曰傳而明切而深矣

春秋繁露卷六

服制像第十四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適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為容服體之所為興也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鉤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威飾也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一作通古作今蓋武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右一作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所以超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於服而勇武者消其志於貌也矣故文德為貴而威武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為之不寐晉厲之疆中國以寢尸漆血不已故武王克殷禪冕而搢笏虎賁之士說劍安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為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矣豈可不察乎

二端第十五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從起亦未可與論哉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為大也微之將為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之謂也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順數而往必迎來而受之者授受之義也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曰鉅星隕有或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鳴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一作其亦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為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謹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已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重始慎終推效者哉

符瑞第十六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除務天下所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隨天之終始博得失之效而攻命象之為極理以盡情性之宜則天容遂以百官同望異路一之者在主率之者在相

俞子第十七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一作深正天端王公之位萬物民之所欲一作始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也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一無日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故子貢問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其為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真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子重任也故或魯窮失國擗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德莫美於世故子先言春秋詳已而畧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祭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通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為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

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夏言春秋
 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怒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泄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
 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
 失見成敗疾時一無時字世之不仁失王孔子曰吾因行事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亂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
 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
 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糲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
 二名之意也

離合根第十八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光所以為
 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明者天之行也故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為神外博觀所以為明也任
 群賢所以為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為尊也汎愛群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為仁也故為人主者以無為為道以
 不私為寶立無為之位而乘備具之官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群臣效當故莫
 見其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為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具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柔剛柔肥
 臞美惡累一無累字可就財也故其形宜不可得而財也為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於主主亦得而財之故王
 道威而不失為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一無短字長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其形一無形字宜可
 得而財也

立元神第十九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失之毫釐驪不及追故為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
 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莫無為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響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眾賢考求眾入得
 其心偏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參患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畜積受於先賢釋其讐怨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
 為泉一作宗據位治人用何為名一作明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君人者國
 之本也夫為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
 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
 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
 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
 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裏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
 君必於其信是故肅慎二本郊祀致敬其事祖禰舉顯孝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
 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以明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
 子弟不敢自尊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卧莫之助而自強
 莫之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為
 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證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曰君之位而
 不行倡之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為德常盡其下故能為之上也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
 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神不化夫欲為尊者在於任賢欲為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
 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為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天積眾精以自剛聖人積眾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
 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
 眾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眾其賢而同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

得賢而同心為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為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見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為陰人君居陰而為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保位權第二十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齊勢而無以為貴矣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一作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音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踴然相駭以感動其心務致民令有所好必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可過也所好多則作福所惡多則作威威威則君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故聖人之制使民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其威不可分德其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聲有順逆必有清濁形有善惡必有曲直故聖人聞其聲則別其清濁見其形則異其曲直於濁之中必知其清於清之中必知其濁於曲之中必知其直於直之中必知其曲於聲之中而不取於形無小而舉不以著蔽微不以衆揜寡各應其事以致其報黑白分明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可以致治是為象則一作為人君者居無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為國源泉因國以為身因臣以為心以臣言為聲以臣事為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應於下響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故為君虛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形以行賞罰之象其行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絀責名者質以參其實賞不空行罰不虛出是以群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致力之樹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

春秋繁露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眾精以為光聖人積聚眾善以為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為源善所從出不可為端量勢立權因事制義故聖人之為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具為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瀉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其趣於興利除害一也是以興利之要在於致之不在於多少除害之要在於去之不在於南北考績絀陟計事除廢一作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挈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於質不在於文故是非不能混一作奇喜怒不能傾姦軌不能弄一作萬物各得其冥一作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 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繼陟命之曰計考試之法合其爵祿并其秩積其日陳其實計功量罪以多除少以為名定實先內定之

其先比二三分以為上中下孝進退然後以外集通名曰進退增減多少有率為第九分三三列之亦有上中下以一為最五為中九為殿有餘歸之於中中而上者有得中而下者有員得少者以一益之至於四員多者以四減之至於一皆逆行三四十二而成於計得滿計者繼陟之次次每計各逐其第以通來數初次再計次四計各不失故第而亦滿計繼陟之 初次再計謂上第二也次四計謂上第三也九年為一第二得九并去其六為置三第六六得等為置二并中者得三盡去之并三三計得六并得一計得六此為四計也繼者亦然

通國身第二十二

氣之清者為精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以積精為實治國者以積賢為道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主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血氣相承受則形體無所苦上下相制使則百官各得其所形體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精氣之所趣也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則合明而壽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

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二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大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仁通以已受之於天也王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歷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繼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順數五帝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咸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故湯受命而正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曰統故親夏虞繼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為赤帝作宮邑于下洛之陽名相宮曰尹一作名相爵謂之帝舜軒轅曰黃帝推神農以為九皇作宮邑於豐名相宮曰辛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武王受

命作宮邑於鄗制爵五等作象樂繼文以奉天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均樂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王黑統正魯尚黑繼夏親周故宋樂宜親招武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合伯子男為一等然則其各說奈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緩幘尚黑旗黑大寶玉黑郊牲黑犧牲角卯冠於阼昏禮逆于庭喪禮殯于東階之上祭黑牲薦尚肝樂器黑質法不刑有懷任新產者是月不殺聽朔廢刑法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亦統故曰分平明明朝正正白統奈何曰正白統者歷正日月朔于虛斗建丑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馬白大節緩幘尚白旗白大寶玉白郊牲白犧牲角醜冠于堂昏禮逆于堂喪事殯于楹柱之間祭牲白牲薦尚肺樂器白質法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法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黑統故曰分鳴晨晨鳴朝正正赤統奈何曰正赤統者大節緩幘尚赤旗赤大寶玉赤郊牲駢犧牲角栗冠于房昏禮逆于戶喪禮殯于西階之上祭牲駢牲薦尚心樂器赤質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法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白統故曰分夜半夜半朝正改正之義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稱號正月服色定然後郊告天地及群臣近遠祖禰然後布天下諸侯廟受以告社稷宗廟山川然後感應一其司三統之變近夷遐方無有生熟者獨中國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是以朝正之義天子純統色衣諸侯統衣纒緣細大夫士以冠參近夷以緩遐方各衣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統之義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未應正內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以正月矣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行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繼王謂之帝封其後曰小國使奉祀之

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人
 之王尚推神農為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皇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繼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
 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
 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侯
 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曰帝號必存五代帝首天之色
 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皇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謚卑故四帝後謚也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
 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踈之義也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
 九而復者明此通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人倫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
 天子崩遷則存為三王紂滅則為五帝下至附庸繼為九皇下極其為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純地廟位祝牲猶列于
 郊號宗于代宗故曰聲名魂魄施于虛極壽無疆何謂再而復四而復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而無
 貶何以為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
 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伏陽親親而仁多穆故立嗣子子為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
 恥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聯夫妻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員其屋高嚴侈員惟祭器
 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衣制大上首服嚴員鸞與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載鼓用錫儻溢員先血毛而後用磬正
 刑多隱親儀多諱封禪於上位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節義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
 冠之禮字子以母別恥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喪祭先享婦從夫為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方其屋卑汚
 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大下首服卑退鸞與軍法地周象載垂二鸞樂設鼓用儻儻儻儻方先烹而
 後用磬正刑天法封壇于下位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伏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為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

子以父別恥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先嘉踈夫別筵祭禮夫婦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內員外楯
音安圖長曰其屋如倚靡員楯祭器楯玉此字無厚七分白藻三絲衣長前衽首服員轉鸞與尊蓋備天列象垂四鸞
一作隨樂程鼓用羽籥儻儻溢楯先用玉聲而後烹一作享正刑多隱親儀多赦封壇于左位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
 而多禮文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恥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合筵祭禮先和凶婦
 從夫為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內外衡其屋習其衡祭器衡同作佚機玉厚六分白藻三絲衣長
 後衽服首首字無習而垂流鸞與軍備地周象載垂二鸞樂縣鼓用萬儻儻溢衡先烹而後用樂正刑文公公未封壇
 于左位四法條于所故祖于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終而復始寧則反本四法之天施符授聖人王法則性命形乎
 先祖大昭乎王君故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為姚氏至於生發於背形體長足所疾行手左隨以右勞左佚右也性
 於孝慈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為姁氏至於生發於背形體長足所疾行手左隨以右勞左佚右也性
 長於行習地明水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易姓為子氏謂契母吞玄鳥卵生契契先發於背性長於人倫至湯
 體長專小足左扁而右便勞右佚左也性長於天文質易純仁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
 原履天之跡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邰土播田五穀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性長於地文勢故帝使禹臯論
 姓知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為姓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為姓故殷王改文書始以男一作男書子周王以女書姬故
 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經三起而成
 四轉而終官制亦然者此其儀與三人而為一選儀於二月而為一時也四選而止儀於四時而終也三公者王之所
 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數以為植而四重之其可以無失矣備天數以參事治謹於道之意也此

百二十臣者皆先王之所與直道而行也故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參以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士三人為選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自三之時以終始歲也一陽而三春非自三之時與而天四重之其數同矣天有四時時三月王者四選選三臣是故有孟有仲有季一時之精也有上有下有中一選之精也三臣而為一選四選而止人情盡矣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聖人為一選君子為一選善人為一選正人為一選由此而下者不足選也四選之中各有節也是故天選四提一作提十二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唯聖人能之所以立王事也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二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為天制是故禮三讓而成一節官三人而成一選凡四為一選三卿為一選三大夫為一選三士為一選凡四選三臣應天之制凡四時之三月也是故其以三為選取諸天之經其以時四為制取諸天之時其以十二臣為一條取諸歲之度其至十條而止取之天端何謂天之端曰天有十端十端止而已天為一端地為一端陰為一端陽為一端火為一端金為一端木為一端水為一端土為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天數畢於十王者受十端於天而一條條之畢每條一端以十二時如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月也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終故十歲百用百二十月條十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彼之皆合於天其率二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元士為二十七慎以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為九慎而持九卿九卿為三慎以持三公三公為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積四十以為四選選十慎三臣皆天數也是故以四選率之則選三十八三四十二人百二十亦天數也以十端四選十端積四十慎慎三臣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以三公之勞率之則公四十八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故散而名之為百二十臣選而實之為十二長所以名之雖多莫若謂之四選十二長然而分別率之皆有所合無不中天數者也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

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十二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每一選有三人三四十二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此見天之數人之形官之制相參相得也人之與天多此類者皆微忽不可不察也天地之理分歲之變以為四時四時亦天之四選已是故春者少陽之選也夏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四選之中各有孟仲季是選之中有選故一歲之中有四時一時之中有三長天之節也人生於天而體天之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節人之氣也先王因人之氣而分其變以為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人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分人之變以為四選選立三臣如天之分歲之變以為四時時有二節也天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就歲王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相砥礪而致極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地之美也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第二十五

堯舜何緣而得擅移天下哉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今父有以重子子不敢擅予他人人心皆然則王者亦天子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堯舜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子猶安敢擅以所重受天子者予他人也天有不以予堯舜斬奪之故明為子道則堯舜之不私傳天下而擅移位也無所疑也儒者以湯武為大賢大聖也以為全道究義盡美者故列之堯舜之謂聖王如法則之今足下以湯武為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義者何世之王也曰弗知弗知者以天下王為無義者邪其有義者而足下不知耶則答之以神農應之曰神農氏之為天子與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神農氏有所伐可湯武有所伐獨不可何也且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子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子無常奪也故封太山之上禪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為不義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皆為不義也故夏無道而殷

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寧能至湯武而然耶夫非湯武之伐桀紂者亦將非秦之伐周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禮禮子為父隱惡今使伐人者而信不義當為國諱之豈宜如誹謗者此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謂湯武弑

服制第二十六

率得十六萬國三分之則各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畜產人徒有數舟車甲器有禁生則有軒冕之服位貴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襲之度雖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貨無其祿不敢用其才天子服有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饗以廟將軍大夫以明官更以命士止於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玄纁乘馬謂之服制

春秋繁露卷八

度制第二十七 一名調均篇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

者象天所為為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寢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眾隄防之類也謂之度制謂之禮節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舉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 凡衣裳之生也為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為益肌膚血氣之情也將以貴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使教聖行使化易成為治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也今欲以亂為治以貧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大夫以祿亦不以燕庶人衣縵此其大畧也

爵國第二十八

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又曰初獻六羽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上三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為一爵上二等文多而實少春秋曰荆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三代共之然則其地列奈何曰天子邦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傳曰下大夫石尚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凡五等春秋曰作三軍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與大國下卿同大國下大夫與天子下士同二十四等祿等八差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凌故治天下如視諸掌上其數何法以然曰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法天一歲之數五時色之象也通佐上

漢書

春秋繁露

十卿與下卿而二百六十八天庭之象也倍諸侯之數也諸侯之外佐四等百二十人法四時六甲之數也通佐五與下而六十八法日辰之數也佐之必三三而相復何曰時三月而成大辰三而成象諸侯之爵或五何法天地之數也五官亦然則立置有司分指數奈何曰諸侯大國四軍古之制其一軍以奉公家也凡口軍三京者何曰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八次七人六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為方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為方里者千得二萬四千口方千里為方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官府園圃姜園臺治稼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十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萬三千三百二十口為大口軍三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為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故天子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良人立一世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有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士王后置一太傅太母三伯三丞二十夫四姬三良人各有師傅世子一人太傅三傅三率三少士八仕宿衛天子者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王后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二十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上下御各五人三良人各五人世子妃姬及士衛者如公侯之制王侯傅上下史五人三百上下史各五人少伯史各五人世子太傅上下史各五人少傅亦各五人三率三下率各五人三公上下史各五人卿上下史各五人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元士上下史各五人上下卿上下士之史上下亦各五人卿大夫元士臣各三人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為大口軍三而立大國一夫人一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

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上傅丞士宿衛公者比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夫人衛御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卿御各五人世子上傳上下史各五人通大夫各五人二卿御各五人世子上傳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賢者為州方伯錫斧鉞置虎賁百人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為次國口軍三而立次國一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今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卿八各有師保世子一下士一傅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之數夫人御衛者上下士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卿各五人世子上傳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為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為小國口軍三而立小國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百石夫人一傅氏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卿八各有師保世子一上下傅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卿各五人世子上傳上下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三人此周制也春秋合伯子男為一等故附庸字者地方三十里三三而九三分而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定率得一萬四千四百口為口師三而立一宗婦二妾二世子宰五承一士一秩士五人宰視子男下卿今三百石宗婦有師保御者三人妾各一人世子一傅士宿衛君者比上卿下卿一人上下各如其數世子傳上下史各五人下良五稱各善者地方半字君之地九半四分除

其一得田方十里者三定率得七千二百口一世子宰今二百石下四半二半二十五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定得三千六百口一世子宰今百石史五人宗婦士仕衛世子臣

仁義法第二十九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並其理鮮不亂矣一作必亂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闇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人不被其澤雖厚自愛不子為仁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殫大夫以娛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為淑人者不愛人也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方足謂仁仁者愛人之名也鄭得無大之辭自為追一作則善其所郵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智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如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此是以知明先以仁厚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一作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陳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趨而利也四字無此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一作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

逆矣何可謂義義者得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以此操之義為言我也故曰有為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為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社一作禮以勸福一作禮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一作非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歟自攻其惡非義之全歟此謂之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政詭於上而僻行之則誹於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夫目不視弗見心弗論不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不知其義也

必仁且知第二十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不仁而有勇力財一作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辨慧復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其僻違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愚其辨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執其質愚者不與利器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仁而不知則愛而不別也知而

不仁則知而不為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何謂仁仁者惻怛愛人謹翁不爭好惡敦倫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妬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一作倫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事也如此者謂之仁何謂之知先言而後當凡人欲舍行為皆以其知先規而後為之其規是者其所為得其所事當其行遂其名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其規非者其所為不得其事不當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故曰莫急於知知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其化事興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而無敢譁立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思之而有復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一作禮其言當務如是者謂之知其大畧之類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謹按災異以見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為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救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為不善而屢極且莊王曰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謂也此月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王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况受天譴也

春秋繁露卷九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矣何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容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憲嘗問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傷殃憂爾莫能以樂生而終其刑戮折天之民是也夫人一作民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而無大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中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為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粟與錯金以示嬰兒必取粟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在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聞也聖人事明義以昭耀其所聞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為詩說而化之以為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大義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有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比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今不示顯德行民聞於義不能昭迷於道不能解困欲大嚴階以必正之直殘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行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也無刑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第三十二江都王傳作

命令相曰大夫蠡大夫種大夫庸大夫畢大夫車成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卒為霸王范蠡去之種死之寡人以此三大夫者為皆賢孔子曰殷有三仁今有越王之賢與蠡種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為越有二仁其於君何如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舒知禰而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主有問於臣臣不敢不悉以對禮也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如何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為至於我但見問而尚羞之而况乃與詐偽以伐吳乎其不宜明矣

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珥不急其功致無為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
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為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為其
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為賢者比於聖賢何賢之有譬猶砥砢比於
美玉也臣仲舒伏地再拜以聞

觀德第三十三

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昭明歷年衆多永永無疆天出至明一作衆知類也其伏無不昭
也地出至晦星日為明不敢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取之此大禮之終也臣子三子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
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百禮之貴皆編之月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編於天天之所棄天子弗祐桀紂是也天子
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逢丑父是也王父所絕子孫不得屬魯莊公之不得念母衛輅之辭父命是也故受
命而海內順之猶衆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況生天地之間法太祖先人之容貌則其至德取象衆名尊賢
是以聖人為貴也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為之廢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懷歸之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
伯邑考之群心貳自引而激順神明也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輳歸之高者列為公侯下至卿大夫濟濟乎
哉皆以德序是吳魯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為其夷狄之行也鷄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為
禮至於荑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為主避齊桓也魯桓即位十三年齊宋衛
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戮力而報之後其已以魯不得遍避紀侯與鄭厲公也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為禮至
邲之戰夷狄反背中國不得與夷狄之避禮楚莊也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不得諱避齊桓也當其如此
也唯德是親其皆先其親是故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四時等也而春最先十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德
等也則先親親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衛俱諸夏也善道之會獨見內之為其與我同姓也吳俱夷狄也植之

會獨先內之為其與我同姓也滅國五十有餘獨先諸夏魯晉俱諸夏也譏一名獨先及之盛伯郟子俱當絕而獨
不名為其與我同姓兄弟也外出者衆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為其亡母背骨肉也滅人者不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
賤其本祖而忘先也親等從近者始立適以長母以子貴先或有甲戌已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闇者隕
石於宋五六鷗退飛耳聞其記目見而書或徐或蔡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其於會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
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上春秋謂之子以
領其意苞來首戴池踐土與操之會陳去我謂之逃歸鄭去而不來謂之乞盟陳侯後至謂之如會曹人疑我貶而
稱人諸侯會者衆矣而滕薛獨稱侯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曲棘與鞏之戰先憂我者見尊
奉本第三十四

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至容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舊之級者也以德多為象萬物以廣博衆
多歷年久者為象其在天而象天者莫大日月繼天地之光明莫不照也星莫大於北辰北斗常星部星三百衛星
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六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辯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其猶著百莖而共一本龜千載而
人寶是以三代傳決疑焉其得地體者莫如山阜人之得失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
懸於天子疆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食並告凶不以其行有星孛于東方太辰北斗入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
宋衛陳鄭災王公大夫篡弑者春秋皆書以為大異不言衆星之萌入雷雨原隰之震崩一國之小民死亡不決疑
於衆草木也唯田邑之稱多者主名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王夷君獲不言師敗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則之
者大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言其尊大以成功也齊桓晉文不尊周室不能霸三代聖人不則天地不能至王自一作
此而觀之可以知天地之責矣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至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為災害猶承而大之其
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天無錯舛之災地有震動之異天子所誅絕所敗師雖不中道而春秋者不敢闕謹之也

故師出者眾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獨言還其君却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適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莫之不為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夫至明者其照無疆至晦者其闇無疆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殺隱桓以為遠祖宗定哀以為考妣至尊尚高至顯且明其基壤之所加潤澤之所被條條無疆前是常數十年隣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大國齊宋離不不字言會微國之君卒莩之禮錄而辭繁遠夷之君內而不外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邦婁庶其莫我邦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蓋師卒而不日於稷之會不言日其亂以通外也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不以為外以近內也春秋襄公廿一年邾庶其以漆間立來奔左氏曰庶其非卿也公羊曰邾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二十三年邾卑我來奔杜注卑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公羊作臯我邾婁大夫也穀梁作界我

春秋繁露卷十

深察名號第二十五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之逆順自著其幾通于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古之聖人諱諱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命施謂之名名之為言鳴而命也號之為言諱而效也諱而效天地者為號鳴而命音為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為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者號為大夫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天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賤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丑五號自讚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眾於號號其人全暝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號凡而畧名詳而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享鬼神號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獵禽獸者

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是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斥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斥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斥運周徧德不斥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可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兼受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群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為不立所為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眾不親安眾不親安則離散不群離散不群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為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為言直也故凡百譏有黜黜者各友其真則黜黜者還昭昭耳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讓方但切誣言相加已今世間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如樞樞如甚切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為名樞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樞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樞與天道一也是以陰之行不得于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天也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

不能推察實以為名無教之時性禁天所禁非天也一本無何據若長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美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天在所為之內也天之所為有所至而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之暇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暇為號以實言者弗扶將顛陷猖狂安能善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言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為哉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尚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爾有絲而爾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有天生民有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亦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矣為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為善也猶之有草木而不得名知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之知名乃取之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為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為無王之世不教之名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勿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為故曰性以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名非性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有質而不可謂善與目之瞑而覺一概之比也靜心徐察之其言可見矣性而瞑之未覺天所為也效天所為為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為言固有瞑也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也是正名號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性情相與為一瞑情亦性也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窮論者無時受也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性如爾如卵待復而為雛如

待縲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此之謂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善性為任也今案其真實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苟性已善則王者受命尚可任也其設民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吾言也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無賢聖此世長古之所誤出也非春秋為辭之術也不法之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

實性第三十六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善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為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實質之無教之時何處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所為有所至而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遂故曰性有善實而未能為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天之所為止於爾爾與禾以爾為布以爾為絲以米為飯以性為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為正今接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以能善善人者何為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為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為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爾如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為雛爾待縲以縮湯而後能為絲性雖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善教誨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故不謂性善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為然在性者以為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爾之性未能作絲也爾之性未能為縲也粟之性未能為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且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為名名實石則後其五

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質而不以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

諸侯第三十七

生育養長成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而無已天雖不言其欲贍足之意可見也士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為之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為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召而問之也諸侯之為言猶諸侯也

五行對第三十八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入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為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音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盛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春秋繁露卷十一

為人者天地第四十一

為生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本於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行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號也為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愛也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謂也 傳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傳曰政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之以仁也雖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命民必從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

木生火土生金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木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克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為言也猶五行歟是故以得辭也聖人知之故多其愛而少嚴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喪父如水之克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土居中央為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醎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士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王是矣

陽尊陰卑第四十二

天之大數畢於十旬旬天地之間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十者天之數所止也古之聖人因天數之所止以為數紀十如更始民世世傳之而不知省其所起知省其所起則見天數之所始見天數之所始則知貴賤逆順所在知貴賤逆順所在則知天地之情著聖人之寶出矣是故陽氣以正月始出於地生育養長於上至其功必成矣而積十月人亦十月而生合於天數也是故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於天道也故陽氣出於東北入於西北發於孟春畢於孟冬而物莫不應是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不得達之義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未宋公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也丈夫雖賤皆為陽

婦人雖貴皆為陰陰之中亦相為陰陽之中亦相為陽諸在上者皆為其下陽諸在下者各為其上陰陰猶沉也何名何有皆并一於陽昌力而辭功故出雲起雨必令從之下命之曰天雨不敢有其所出上善而下惡惡者受之善者不受天喜怒哀樂之發與清煖寒暑其實一貫也喜氣為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當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人生於天而取化於天喜氣取諸春樂氣取諸夏怒氣取諸秋哀氣取諸冬四氣之心也四肢之各有處如四時寒暑不可移易肢體肢體移易其處謂之壬人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敗歲喜怒移易其處謂之亂世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是故春氣煖者天之所以愛而生之秋氣清者天之所以嚴而成之夏氣溫者天之所以樂而養之冬氣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主養冬主藏秋主收生灑其樂以養死灑其哀以藏為人子者也故四時之比父子之道天地之志君臣之義也陰陽理人之法也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於秋陽始於春春之為言猶僖也秋之為言猶湫湫也僖僖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悲死而樂生以夏養春以冬喪秋大人之志也是故先愛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當也而人資諸天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諸人法其數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於仁仁之美者在於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

以奉人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者是非順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之廣大而有博唯人道為可以參天天常以愛利為意以養為事春夏秋冬莫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為意以安樂世為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煖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也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人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義歲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土若地義之主也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為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為人子者視土之事天也難居中央亦歲亡十二日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火得以感不敢與父分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地天之合也物無合會之義是故推天之精運陰陽之類以別順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上下在大小在強弱在賢不肖在善惡惡之屬盡為陰善之屬盡為陽陽為德陰為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在皆權成是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順順行而逆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波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為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備之備次陳守閉塞也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天固有此然而無所之如其身而已矣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天地之化如四時所好之風出則為煖氣而有生於俗所惡之風出則為清氣而有殺於俗喜則為暑氣而有養長也怒則為寒氣而有閉塞也人主以好惡喜怒變俗習而天以煖清寒暑化草木喜樂時而當則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天地人主一也然則人

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不可不審其處而出也當暑而寒當寒而暑必為惡歲也人主當喜而怒當怒而喜必為亂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禁內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無失而使乃好惡喜怒未嘗差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

天容第四十五

天之道有序而時有度而節變而有常及而有相奉微而至遠踴而致精一而少積蓄廣而實虛而盈聖人視天而行是故其禁而審好惡喜怒之處也欲合諸天非其時不出煖清寒暑也其告之以政令而化風之清微也欲合諸天之顛倒其一而以成歲也其羞滿未華虛而貴敦厚忠信也欲合諸天之默然不言而功德積成也其不阿黨偏私而美汎愛兼利也欲合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其內自省以是而外顯不可以不時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時可亦為時時亦為義喜怒以內合其理一也故義不義者時之合類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別氣也

天辯在人第四十六

難者曰陰陽之會一歲再遇於南方者以中夏遇於北方者以中冬之喪物之氣也則其會於是何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并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陰雖與水并氣而合冬其實不同故水獨有喪而陰不與焉是以陽陰會於中冬者非者喪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眾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殺就天無樂氣亦何以踈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

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也匹夫雖賤而可以見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陰之行春居東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陰之常處也陽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陽之常處也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非親陽而踈陰任德而遠刑與天之志常真陰空處稍取之以為助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隨陽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當陽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當陽而當陽者臣子也陽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陽為位也陽貴而陰賤天之刑也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

陰陽位第四十七

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轉而北入藏其休也陰氣始東南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轉而南入屏其伏也是故陽以南方為位以北方為休陰以北方為位以南方為休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大寒凍陽至其休而入化於地陰至其休而避德於下是故夏出長於上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地於下冬出守虛位於上休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陰陽終歲各一出

春秋繁露卷十二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宋本諸本皆闕數句

天之道終而復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陰陽之所別合也冬至之後陰俛而西入陽仰而東出出入之處常相反也多少調和之適當相順也有多而無溢有少而無絕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陽少而陰多多少無常未常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漑濟也多勝少者倍入者損益而出者益二天所起一動而再倍常乘反衡再登之勢以就同類與之相報故其氣相狹而以變化相輸也春秋之中陰陽之氣俱相併也中春以生中秋以

殺口由此見之天之所起其氣積天之所廢其氣隨故至春少陽東出就不與之俱生至夏太陽南出就火與之俱

煖此非各就其類而與之相起與少陽就木太陽就火火不相稱各就其正此非正其倫與至於秋時少陰興而不

得以秋從金從金而傷火功雖不得以從金亦以秋出於東方俛其處而適其事以成歲功此非權與陰之行固常

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是故天之道有倫有經有權

陰陽義第四十九

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迹陰陽終歲之行以觀天之所親而任成天之功猶謂之空空之者實也故清漂之於歲也若酸醜之於味也僅有而已矣聖人之治亦從而然天之少陰用於功太陰用於空入之少陰用於嚴而太陰用於喪喪亦空空亦喪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死者謂百物枯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天亦有喜怒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為人主之道莫明於在身之與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乃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使德之厚於刑也如陽之多於陰也是故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歸之喪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太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空亦為喪喪亦為空其實一也皆喪死亡之心也

陰陽出入上下第五十

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入則陰出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於前冬交於後而不同理並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此之謂天之意而何以從事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於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于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

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故下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氣而左陽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陰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故為燒熟初得大夏之月相適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右由下適左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而入於申陰北還而入於辰此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鴻故至於季秋而始霜至於孟冬而始大寒小雪而物咸成大寒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一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並行而不同路交會而各代理此其文與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伏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陽之出常懸於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懸於後而守空虛陽之伏也功已成於上而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遠其處也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前陰出而後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任德以歲事也陰出而積於冬錯刑於空處也小以此察之天無常於物而一於時時之所宜而一為之故開一塞一起一廢一而至畢時而止終有復始其一者一也是於天凡在陰位者皆惡亂善不得主名天之道也故常一而不滅天之道事無大小物無難易反天之道無成者是以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人為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是是故古之人物而書文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一忠者謂之患患人之忠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汝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天之道出陽為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漂也不能有孰歲之精也知心而不省薰與漂孰多者用之必與天戾與天戾雖勞不成是自正月至于十月而天之功畢計是間與陰陽各居幾何薰與漂且者曰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生於秋氣溫柔和調乃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天乃於是時出漂下霜出漂下霜而天降物固已皆成矣故九月者天之功大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畢故案其迹數其實清漂之日少少耳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空空者置地而已不逮物也功已畢成之後物未復生之前太陰之所常出也雖曰陰亦以太陽資化其位而不知所受之故聖王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為云爾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通遭世氣之變而陰陽失平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闕蜜八音三年三陽氣壓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殘賊也湯天下之盛德也天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湯有旱之名皆適遭之變非禹湯之過毋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常則所守不失則正道益明

基義第五十三

凡物必有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陽兼於陰陰兼於陽夫兼於妻妻兼於夫父兼於子子兼於父君兼於臣臣兼於君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於父妻兼功於夫陰兼功於陽地兼功於天舉而上者仰而下也有屏送而左

也有引而右也有親而任也有疎而遠也有欲日益也有欲日損也益而用而損其妨有時損少而益多有時損多而益少而不至絕多而不至溢陰陽一物終歲各壹出壹其出遠近同度而不同意陽之出也常縣於前而任事陰之出也常縣於後而守空虛而見天之親陽而疎陰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天出陽為煖以生之地出陰為清以成之不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其與刑罰猶此也故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天之大數必有十旬甸天地之數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渴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遜也然則上堅不踰等果是之所為弗作而成也人之所為亦當勿作而極也凡有與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之恐一作而不使故曰君子以人治人謹能應此之謂也聖人之道同諸天地蕩諸四海變習易俗

闕文第五十四

闕文第五十五

春秋繁露卷十三

八副天數第五十六 宋本闕文十五行 諸本闕文十六行

故陰陽之動使人足病喉痺起則地氣上為雲雨而象亦應之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此皆暗慮著身與人俱生比而偶之合于其可數也副數不可數者副類皆當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指其可數者以此言道之亦宜以類相應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去其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以為命莫知其處所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為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陰氣也有憂亦使人卧者是陰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陽相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鷄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陽陰之氣因可以類相益損也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初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已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明聖神內視反聽言為明聖內視反聽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故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比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有使人之然者矣物固有實使之其使之無形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木者司農也司農為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鬪鷄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並為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相是也行霸任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國

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率正矣故曰金勝木 火者司馬也司馬為讒反
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之親外疎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忘
惡譖愬其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為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邱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有邪讒熒惑其君
執法誅之執法者土也故曰水勝火 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為神主所為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謂順主指聽
從為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為宮室多為臺榭彫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歛無度以奪民財多
發徭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反
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土大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 金者司徒也司徒為賊內
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
耻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為使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
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眾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水者司寇也司寇為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
謁受賂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蕩是也為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蕩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
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
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夫水者執
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刑人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問
相勝也故謂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法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不知地形肥饒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溜耕種五

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谷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進
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
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司營者土也
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厲生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
惡絕原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以信其君據義割恩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
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眾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
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昂疑是是也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
附親邊境安寧寇賊不發邑無訟獄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
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罄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
清廉平路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所有阿孔子是也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與眾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
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五行順逆第六十

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誕羣禁出輕繫去稽留除
桎梏開閉闔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樹木華美而諸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為鱣鯨不見羣龍下如人君出入不時走
狗試馬馳騁不及宮室好娛樂飲酒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端以奪民財民病疥搔溫體
足胼去痛答及於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滄群灑陂谷及魚蟲則魚不為群龍深藏鯨出見火者夏
成長本朝也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恩及於火則火順
入而甘露降恩及羽蟲則飛鳥大為黃鵠出見鳳凰翔如人君惑于讒邪內離骨肉外疎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

逐忠臣以妾為妻棄法令婦妾為政賜子不當則民病血壅腫目不明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戒摘巢探穀咎及羽蟲則蜚鳥不為冬應不來梟鸞群鳴鳳凰高翔 土者夏中成熟百種君之官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如親戚之恩恩及土則五穀成而嘉禾興恩及保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克實賢聖皆遷仙人降如人君好姪佚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為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病咎及於土則五穀不成暴虐妄誅咎及保蟲保蟲不為百姓叛去賢聖放亡 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把旄鉞以誅杖賊殘暴虐安集故動眾興師必應義理出則伺兵入則振旅以威習之困於彼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修城郭繕墻垣審群禁飭兵甲警百官誅不法恩及於金石則涼風出恩及於毛蟲則走獸大為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咳嗽喘鼻仇塞咎及於金則鑄化疑滯凍堅不成四面張罔焚林而獵咎及毛蟲則走獸不為白虎妄搏麒麟遠去 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四時之祭禘祫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徒恩及於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則靈龜出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則民病流腫水脹痿痺孔竅不通咎及於水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為民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龜龜鳴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清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溫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木用事則行柔惠誕群禁至于立春出輕擊去積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存幼孤於寡獨無伐木火用事則正封疆循田疇至于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無縱火土用事則資長老存幼孤於寡獨賜孝悌施恩澤無與土功金用事則修城郭繕墻垣審羣禁飭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水用事則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徒無決池

隄

春秋繁露卷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火干木蟄蟲蚤出蛰雷發行 土干木胎天卵暇鳥蟲多傷 金干木有兵 水干木春下霜 土干火則多雷 金干火草木夷 水干火夏雷 木干火則地動 金干木則五穀傷有殃 水干土夏寒雨霜 木干土裸蟲不為 火干土則大旱 水干金則魚不為 木干金則草木再生 火干金則草木秋榮 土干金五穀不成 木干火冬蟄不藏 土干水則蟄蟲冬出 火干水則星墜 金干水則冬大寒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大雷雨石木有變春凋秋榮秋一無水冰春多雨此繇役眾賦歛重百姓貧窮叛去道多饑人救之者省繇役薄賦歛出倉穀賑困窮矣火有變冬溫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絕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佚無度宮室多營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悌恤黎元金有變畢昴為回三覆有武多兵多盜寇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趨利多姦軌救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求甲械水有變冬濕多霧春夏雨憲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國圖究姦宄誅有罪災五日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

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電者土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為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曰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睿睿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謂也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又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耻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睿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王者能欲則肅肅則春氣得故肅者主春春陽氣薄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為賊故王者欽欽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曲直也春行秋政則草木凋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有闕 王者能治則義立則秋氣得故義者主秋秋氣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為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金從革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大風不改雷不發 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捨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於時寒為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於下於時暑為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以事水潤下也冬行夏政則蒸行春政則雷行秋政則旱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霜五穀疾枯

郊語第六十五

人之言醞去煙鴟羽去昧一作慈石取鐵頭一作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蕪夷生

於蕪橘枳死於荆此十物者皆奇可而恆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然而既有之矣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奇恆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長敬夫其殃來至閭閻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者閭與顯耳不然其來速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奈何如廢郊禮郊禮者人所最甚重也廢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不可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為而無問其所以為也問其所以為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為而為之所不為而勿為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之功矣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改云云

春秋繁露卷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房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

郊祭第六十七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為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

漢魏叢書

春秋繁露

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而事天子孫畜萬民未徧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其逆於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奈何受為天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粟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曉然廢之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天者百神之天君也事天不儀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地疑是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大福如周國也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審殖至于駢厚勇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為也今秦與周俱得為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於周以郊為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干地先貴之義也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若無可恆者然所以久弗行者非灼灼見其當而故弗行也典禮之官常嫌疑其能昭昭明其當也今切以為其當與不當可內反於心而定也堯謂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子者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為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今為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於刑罰疾於法令

四祭第六十八

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熟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為天子之道也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禘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

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淠舟丞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遇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

郊祀第六十九

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為可今為天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為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芘芘楫楫之楫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淠舟丞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則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一作乎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嗚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寧莫我聽早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裡祀自郊徂宮上下莫廢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寧一我躬宣王自以為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愈恐懼有此災而謹事天若不予是家者安得立為天子立為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議郊未嘗譏君德不成於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後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言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獨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不辟喪喪尚不辟况他物郊祝曰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群生言而已矣夫不自為言而為庶物群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也天無尤焉而辭恭順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

順命第七十

漢魏書

春秋繁露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口口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為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之調閭甚而已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甚尊至德巍巍乎不可以加矣甚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卑尊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閭且愚莫不昭然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於國以親之故為之諱而諸母之國齊之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入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明是也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受命於君君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不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胡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聩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于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曰傷臄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為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為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况不畏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為聖人之言變古異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郊事對第七十一

廷尉臣湯昧死言曰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宗廟之牛握賓客之牛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駢剛群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用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駢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駢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察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骸骨伏陋陛下乃幸使九卿問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

春秋繁露卷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凡執贄天子用鴈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乃有類于長者長者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傲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贄羔乃有類于天者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

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賢
 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蓋問者聖人去之以為遠功
 而近有災是則不有玉至親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陶不能則學取之王也
 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汚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磨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
 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為贄賜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
 於身者盡為德音發於事者盡為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賜亦取百香之心獨未之合之為一而達其臭氣賜
 天子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為贄而各以事上也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

山川頌第七十三

山則龍從巖崔嵬崔嵬久不崩弛以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植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為宮室
 臺榭小者可以為舟輿浮瀟大者無不中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鑿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
 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功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
 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汙汙晝夜不竭既似力者
 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嶽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而能清淨
 既以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石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因或於大而水獨勝之既
 似武者感德之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求雨第七十四

春早求雨合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家祀戶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為四通之壇方八
 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膊脯擇巫之清潔辯言利辭者以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
 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起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
 禱以甲乙日為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
 服青衣而舞之田曹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蟆錯置秘中池方八尺深二尺
 置水蝦蟆焉且清酒膊脯祀齋三日取蒼衣拜跪陳祀如初取三歲雄雞三歲猪皆燔之於四通神字令閭邑里南
 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其蝦猪一置之於里北門之外市者亦置一蝦猪聞鼓聲皆燒猪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
 薪而燔之决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决瀆之幸而得雨以猪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為席毋斷夏求雨令邑以水日家
 人祝竈無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金於壇曰杵於術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
 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膊脯祀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祀如春辭以丙丁日為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為小
 龍六長各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晉夫亦齋二日服赤
 衣而立之鑿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蟆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膊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祀如初取三
 歲雄雞蝦猪燔之四通神字開陰閉陽如春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壹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
 行入市家人祠中雷無興土功聚巫市傷為之結為益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五口玄酒具
 清酒膊脯令名為祝齋三日衣黃皆如春祠以戊己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龍五各長二丈五尺於
 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口中口於閭
 外溝取蝦蟆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神農求雨第十九日戊己不雨命為黃龍又為大龍社者舞之季立之又
 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牲者西方沾下疑少人舞之秋暴巫至九日無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祠門為四通
 之壇於邑西門之外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太昊祭之相木魚九玄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為大白
 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為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服而舞之

司口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冬儻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并無壅水為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繪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脯脯祝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如春四時皆以水為龍必取潔土為之結蓋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神書又曰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鼓譟而燔之為其卑也

止雨第七十五

雨太多令縣邑以上日塞水漬絕道蓋并禁婦人不得行入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若丞令吏耆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耆夫若更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齋宋本闕文數行年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 犯始者省刑絕惡始也大夫盟于壇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為主賢賢也春秋恐傷五穀趣止雨止雨之禮廢陰起陽書十七縣八十離鄉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婦在官者咸遣婦女子不得至市市無諸一作井蓋之勿令泄鼓用牲于社祝之曰雨以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社靈社靈幸為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于天天意幸在於利民願止雨敢告鼓用牲于社皆壹以辛亥之日書到即起縣社令長若丞尉官長各城邑社耆夫里吏正里人皆出至於社下顧西罷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星亦止

祭義第七十六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為賜人也宗廟止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尊實麵一作也夏之所受初也机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實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可也夏約故曰禘貴所初約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蒸蒸言衆也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為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况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取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尊天美義也敬宗廟聖人之所謹也大禮也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以善達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吾以名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可察哉祭之為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之見者見不見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祀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祀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為天子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始美於其上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中秋是也然則天地之美惡不能成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為也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自北方之所起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長養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所終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大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止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歟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男女之法法陰與陽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乎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

平陽不感不合是故十月而俱盛終歲而乃再合天地久節以此為常是故先法之內矣養身以全使男子不堅壯不家室陰不盛極不相接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惑此天地之道也天氣先盛壯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托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為寒則凝冰烈地為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于是故天地之化春氣生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皆死冬氣收而百物皆藏是故惟天地之氣而精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實之至君子法乎其所貴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中之所為而必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半也其氣於最良物之所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為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以和而所為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為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天地之太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却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兼和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為功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節者天之制也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也謂行必終禮而心自喜常以陽得生其意也公孫之養氣曰裏藏二字未詳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寒此下疑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至而一氣則華而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為而氣不隨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也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水猿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

故氣四越天氣常下施於地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天之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氣苟不治雖滿不虛是故君子養而和之節而法之去其羣泰取其眾和高臺多陽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人弗為適之而已矣法人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其道同類一氣之辨也法天者乃法人之辨天之道嚮秋久而陰來嚮春夏而陰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肉與陰居近與陽遠也天地之氣不致感滿不交陰陽是故君子甚愛氣而游於房以體天也氣不傷於以感通而愴於不時天并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忒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并君子治身不敢違天是故新牡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者倍新牡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牡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此其大畧也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感不相遇踈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民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食尚猶有間氣而立終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淨神淨神以養氣氣多而治則養人之大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克而忍饑寒也知樂者生之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內克也外泰不若內克而况外傷乎忿怒恚恨者生之傷亡和說勸善者生之養也君子慎小物而無大敗也行中正聲響榮氣意和平居處虞樂可謂養生矣凡養生者莫精於氣故天下之君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群物皆死知此物獨生其可食者益食之天為之利人獨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天怒州華之間故生宿麥正歲而熟之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大可見矣是故男女體其感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勞佚居其中寒煖無失適饑飽無過乎欲惡度理動靜順性命喜怒哀止於中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平其身謂之得天地泰得天地泰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壽傷而短短長之質入之所由受于天也是故壽有短長養有得失及至其末之大卒而必讐於此莫之得

離故壽之為言猶讐也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讐其所生而壽夭與其所以日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讐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讐於不久久之情各讐其平生之所行如今後至不可得勝故曰壽者讐也然則人之所自行乃與其壽天相益損也其自行佚而壽長者命益之也其行端而壽短者命損之也以天命之所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失損天者皆人人其天之繼歟出其質而人弗繼豈獨哀哉

春秋繁露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天地之行美也是故春襲葛夏居密陰秋避殺冬風避重濕就其和也衣欲常漂食欲常饑體欲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於勝也生於木者至金而死生於金者至水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天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一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蕭以冬美而芬以夏成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養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蒸之為言濟與濟大水也夏火氣也芬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夫無所言而意以物物不與群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大所告人也故蕭成告之甘芬成告之苦也君子察物而成告謹是以至齊不可食之時而盡遠甘物至其成就也天所獨代之成者君子獨代之是冬夏之所宜也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和矣凡擇味之大體冬其時所之美而違天不遠矣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群物皆生而難不惜其命所以救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明也受命宣恩輔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歸德於上所以致養也是故地明其理為萬物母臣明其職為一國幸母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

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根傷則亡其枝葉君危則亡其國故為地者務暴其形為臣有務著其情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會至貴無與倫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羣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肺肝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流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若也無為致太平若神氣無自通于淵也致黃龍鳳皇若神明之致玉女之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體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為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之喪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也見其光所以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為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以生殺也為人君者其法最象于天也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為仁也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為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為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為剛也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其故天執其道為萬物主君執其常為一國主天不可以不剛主不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常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卑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為忠也著其情所以為信也受其形所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位也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為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供設饑食候視疾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為忠也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為信也仗節死義代四時也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

留當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謂聖非其中也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時而欲出也皆天氣之然也其宜直行而無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徧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直其欲利穀也除穢不待時况穢人乎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為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罰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起者以此見之矣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為入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擷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夏之不失其時而已故曰聖人配天

如天之為第八十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為好惡喜怒在天者為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為人性命者臨其時致上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與暖清寒暑之至其時而欲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在人者亦天也奈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脫天行殺朽實而秋生麥告除穢而繼乏也所以成功繼乏以贍人也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也除而殺殛者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承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以效天地之方生之時有殺也方殺之時有生也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無所鬱滯且恕於人順於天之道兼舉此謂執其中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當死者曰死非殺物之任擬神明亂世之所起亦博若是皆因天地之化以成敗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為故為惡愆人力而功傷名自過也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于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散饜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化美散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推物之類以易見難者其情可得治亂之易邪正之風是散天地之化者也生於化而及散化與運之也春秋舉世事之道夫有書天□□□□之盡與不盡王者之任也詩云天難諶斯不易維王此之謂也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故明陰陽出入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以觀天道也天志入其道也義為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者其道長萬物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天地之參也好惡之分陰陽之理也喜怒之發寒暑之比也官職之事五行之義也以此長天地之間蕩闕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為終皆取之此聖人何其貴者起

於天至於人而畢畢之外謂之物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之內物之難知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今投地死傷而不騰相助投淖相動而近投水相動而愈遠由一作此觀之夫物愈淖而愈易變動搖蕩也今氣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人主以衆動之無已時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散而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癖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氣生災害起是故治世之德潤草木澤流四海功過名者所以別物也親者重疎者輕尊者文卑者質近者詳遠者畧文辭不隱情明情不遺文人心從之而不逆古今通貫一作而不亂名之義也男女猶道也人生別言禮義名號之由人事起也不順天道謂之不義察天人之分觀道命之異可以知禮之說矣見善者不能無好見不善者不能無惡好惡去就不能堅守故有人道人道者人之所由樂而不亂服而不厭者萬物載名而所生聖人因其象而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義從也故名以名義也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和名此物也非失物故曰萬物動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易者德也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四海之內散陰陽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既曰王者參天地矣苟參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哉王者亦參而散之治則以正氣散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散天地之化亂則同者相益異者相損之數也無可疑者矣

天地施第八十二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聖人見端不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利者道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夫受亂之始動道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無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精也所以安其情也變謂之情雖特異物性亦然者故曰內也變變一作變謂之外故雖以情然不為性說故曰外物之動性若神之不守也積習漸靡物之微者也其入人不知習忘乃為常然若性不可察也純知輕思則慮達節欲順行則倫得以諫爭個靜為定以禮義為道則文德是故至誠遺物而不與變躬寬無爭而不以與俗推衆強弗能入蜩蝮濁穢之中含得命施之理與萬物遷徙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

識

右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通考陳氏云按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書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本乃樓玫瑰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考漢書本傳仲舒所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二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藝文志諸子家亦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不知玉杯蕃露諸篇在數內與否而春秋家別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即後世所傳春秋決事者也隋志因阮氏七錄始以春秋繁露及春秋決事並入經部又改蕃露為繁露而程大昌乃以繁露十七卷為紹興間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不知隋志固已如此非復漢志篇目矣宋儒於此紛紛致辨其說具載經義考茲不復贅第以漢隋二志備陳其略如此若其中文字舛誤則有口氏校本極精茲祇仍樓氏本翻刻歸入叢書云汝上王謨識

白虎通德論序

白虎通之為書其來尚矣羣書中多見其引用然不知出於何代誰氏之手考之載籍始於漢建初中淳于恭作白虎奏議又班固傳作白虎通德論唐藝文志亦載班固等白虎通義六卷此其所自歟平生欲見其完書未之得也余分水監歷常之無錫有郡之耆儒李顯翁晦識余於官舍翌日携是帙來且云州守劉公家藏舊本公名世常字平父乃大元開國之初行省公之子魯齋許左轄之高弟收書不啻萬卷其經史子集士夫之家亦或互有惟此帙世所罕見郡之博士與二三子請歸之於學將鏤板以廣其傳守慨然許之今募匠矣求余識於卷首余謂是書韜晦於世何止數百歲而已一旦顯於是邦殆亦有數而然耶以郡守之博古廣文暨諸生之好事俱可嘉尚於是乎書大德九年四月日東平克齋張楷序

白虎通德論目錄

一卷	爵	號	諡	五祀	社稷	禮樂	封公侯	京師
二卷	五行	二軍	誅伐	諫諍	鄉射	致仕	辟雍	災變
三卷	封禪	巡狩	攷黜	王者不臣	著龜	聖人	八風	商賈
四卷	天地	日月	四時	衣裳	五刑	五經	嫁娶	姓名
白虎通德論卷一							宗族	喪服
	漢	扶風	班固	纂		南豐	趙宜	崙校

漢魏叢書

白虎通德論

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鈞命

訣曰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主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勳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何以言皇亦稱天子也以其言天覆地載俱王天下也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周制也所以名之為公侯者何公者通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侯也侯逆順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其餘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伯者百也子者孽也孽孽無已也男者任也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為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百里兩爵公侯共之七十里一爵五十里復兩爵何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士上可有次下可有第中央故無二十五里有兩爵者所以加勉進人也小國下爵猶有尊卑亦以勸人也殷爵二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從文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為一爵或曰合從子貴中也以春秋名鄭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當稱子嫌為改赴故名之地也地有三等不變至爵獨變何地比爵為質故不變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於百里其政也不可空退人示優賢之義欲裏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人不過七十里者也曰士上有二等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其地半者其數倍制地之理體也多少不相配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內爵稱也曰公卿大夫何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公之為言公正無私也卿之為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辯然否謂之士禮曰四十強而士不言爵為士至五十爵為大夫何何以知士非爵何以知卿為爵也以大夫知卿亦爵也何以知公為爵也春秋傳曰諸侯四伯諸公六伯合而言之以是知公卿為爵內爵所以三等何亦法三光也所以不

變質文何內者為本故不改內也諸侯所以無公爵者下天子也故王制曰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謂諸侯臣也大夫但有上下何明卑者多也爵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為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或曰大夫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也禮經曰士見大夫諸侯之士王制曰王者八十一元士天子爵連言天子諸侯爵不連言王侯何即言王侯以王者同稱為衰弱僭差生篡弑猶不能為天子也故連言天子也或曰王者天爵王者不能生諸侯故不言王侯諸侯人事自著故不著也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為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為天子必先試于士禮士冠經天子之元子士也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夫尊於朝妻祭於室隨夫之行故禮郊特牲曰婦人無爵坐以夫之齒禮曰生無爵死無論夫人錄春秋皆有謚夫人何以知非爵也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國人稱之曰君夫人即今是爵君稱之與國人稱之不當異也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匹偶也論語曰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爵人於朝者示不私人以官與眾共之義也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王制曰爵人於朝與眾共之也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禮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太祖君降立於阼階南南向所命北向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其未當股肱也春秋穀梁傳曰追賜死者非禮也王制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所以追孝繼養也葬從死者何子無爵父之義也禮中庸記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子為大夫父為士祭以大夫葬以士也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小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踰年即位所以繫臣民之心然後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故春秋魯僖公二十二年十二月乙巳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四

月丁巳葬我君僖公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士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為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世子于首止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也或曰諸侯之稱代子則傳曰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代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共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代子後代咸因之世子三年喪畢必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爵士者天子之有也臣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父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為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諸侯會公不見之經不以魯耻明不與童子為禮也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尊也故詩曰韎韜有絕世子始行也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士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也明為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三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曠年無君故逾年乃即位改元名元年以紀事君名其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言踰年即位謂改元位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二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即位踐祚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陰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二年所以聽於冢宰二年者何以為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大冢宰制國用所以名之為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

號

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名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諡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也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惣美大稱也時質故惣之也號之為皇也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為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為皇故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寥廓與天地通靈也號言為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鈎命訣曰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霸驚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為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德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故尚書曰詔四岳曰裕汝眾或有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于一人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或稱予者予亦我也不以尊稱自也但自我皆謙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子為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之也何以言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於民故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論語云君子哉若人此謂弟子弟子者民也王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謂之伏羲者何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卧之法法起之吁吁饑即求飽食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謂之燧人何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過謂祝融也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書曰帝堯帝舜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

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天之道故謂之顓頊也謂之帝嚳者何也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謂之堯者何堯猶堯堯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遊博行眾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舜舜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故禮士冠經曰周弁殷皞夏收三王共皮弁也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為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為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禮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已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已於天下也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已之功業明當致施是也所以預自表克於前也帝王者居天下之尊號也所以差優號令臣下諡者行之跡也所以別於後代著善惡垂無窮無自推觀施後世皆以勸善著戒惡明不勉也不以姓為號何姓者一字之稱也尊卑所同也諸侯各稱一國不號而有百姓矣天子至尊即備有人下之號而兼萬國矣夏者大也用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為中和之道也聞也見也謂當道者見中和之為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何以知即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五帝無有天下之號何五帝德大能禪以民為子成于天下無為立號也或曰唐虞者號也唐湯揚也湯湯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故論語曰唐虞之際帝嚳有天下號高辛顓頊有天下號曰高陽黃帝有天下號曰自然者獨宏大道德也高陽者陽猶明也道德高明也高辛者道德大信也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人闔閭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張法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

所於是時晉文之霸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評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王楚莊王也宋襄伐齊不擒二毛子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霸也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為公王者臣子獨不得不其君謂之為帝何以為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侯子男而卑為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為公也帝王異時無會同之義故無為同也何以諸侯稱公齊侯桓公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單公維私單子也春秋曰葬許穆公許男也禮大射經曰則擇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

諡

諡者何也諡之為言引也引引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諡也死乃諡之何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士冠經曰死而諡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諡之何因眾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於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為當未有諡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側乃克葬明祖載而有諡也黃帝先黃後帝何古者順死生之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名黃自然也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德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立制作之時故不得復黃也稱諡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為諡質者以兩言為諡故尚書曰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為諡也號無質文諡有質文何號者始也為本故不可變也周已後用意尤文以為本生時號今善故有善諡故合文武王也合言之則上其諡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也帝者天號也以為堯猶諡顧上世質值死後以其名為號耳所以諡之為堯何為諡有七十二品禮記諡法曰翼賢傳聖諡曰堯仁聖盛明諡曰舜慈惠愛民諡曰文強理勁直諡曰武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諡之者何以為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

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誅長賤不誅貴諸侯相誅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羣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謚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謚何賤也公妾所以無謚何卑賤無所能務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太子夫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不得有謚也天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爵祿凡五等附庸本非爵也後夫人於何所謚之以為於朝廷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共審謚白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大夫故但白君而已何以知之南郊也婦人本無外事何為於郊也禮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誅也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耳顯號謚何法法曰未出而明已入有餘光也

五祀

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雷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雷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雷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已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祖曲禮曰天地四時山川五祀歲遍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遍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祭五祀所以歲一遍何順五行也故春即祭戶戶者人所出入春亦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深藏任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雷中雷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故月令春言其祀戶祭先脾夏言其祀竈祭先脯秋言其祀門祭先肝冬言其祀井祭先腎中央言其祀中雷祭先心春祀戶祭所以時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主然土故以所勝祭之也是冬腎六月心非所勝者以祭何以為土位在中央至尊故以祭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性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雉中雷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雷用牛餘不得用豚井以魚

社稷

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眾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上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歲再祭何春求穀之義也故封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人社援神契曰仲春獲禾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宗廟俱大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大牢所以廣孝道也社稷為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王者諸侯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為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太社尊於王社土地以故而報之王者諸侯必有誠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誠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宗廟之屏示賤之也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論語曰譬諸宮牆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祭義曰右社稷左宗廟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為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成羣立社曰置社月令曰擇元日命人社論語曰季路使子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不謂之士何封土社為故變名謂之社利於眾土也為社立祀始謂之稷語不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為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不正月祭稷何禮不常存養人為用故立其神社無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而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

土地所生尚書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土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其壇大如何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大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廣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祭社有樂樂記曰樂之施於金石絲竹越於聲音用之於宗廟社稷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於禮也

禮樂

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哀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洽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崇和順比物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意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干戚習俯仰屈信容貌得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焉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缺鉞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哀樂皆得其齊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天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聞角聲莫不側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也禮尚揖讓何所以尊人自損也不爭論語云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謙謙君子利涉大川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屈以敬人君子之心故孔子曰為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備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尚人曰前歌後舞假於上下禮貴忠何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富貧不相懸也樂尚雅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

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陰制度於陽故言制樂象陽禮法陰也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為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記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春秋傳曰昌何為不休乎近而修乎遠同已也可因先以太平也必復更制者示不襲也又天下樂之者樂者所以象德表功殊名禮記曰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六莖帝嚳樂曰五英堯樂曰大章舜樂曰蕭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濩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黃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顓頊曰六莖者言和律以調陰陽莖者著萬物也帝嚳曰五英者言能調和五聲以養萬物調其英華也堯曰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蕭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湯曰大濩者言湯承堯能護民之急也周公曰酌合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暨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周室中制象湯樂何殷紂為惡日久其惡最甚斯涉刳胎殘賊天下武王起兵前歌後舞剋殷之後民人大喜故中作所以節喜盛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六為行諸侯四四為行諸公謂三公一王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王者有六樂者貴功美德也所以作供養謂頌先王之樂明有法示亡其本興已所以自作樂明作已也樂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鼓簡簡行我烈祖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典四夷之樂明德

廣及之也故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合觀之樂儻於堂四夷之樂陳于右先
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此言以文得之先以文謂持羽毛儻也以武謂得之持戚儻也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
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于舞助時藏也誰制夷狄之樂
以為先聖王也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夷狄安樂來朝中國於是作樂樂之南之為言任也任養萬
物味之為言昧也昧者萬物老衰禁者萬物禁藏侏離者萬物微離地而生一說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
金夷狄質不如中國中國文章但隨物名之耳故百王不易戚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為禮者身當履而
行也夷狄之人不能行禮樂者聖人作為以樂之也故有夷狄樂也殊為舞者以為使中國人何以言之夷狄之人
禮不備恐有過誤也作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義不在內明堂記曰九夷之國在東門之外所以
知不在門內也明堂記曰禹納蠻夷之樂於太廟言納明有人也曰四夷之樂者何謂也以為四夷外無禮義之國
數夷狄者從東故舉本以為之愬明也言夷狄者舉終始也言蠻舉遠也言貉舉惡也則別之東方為九夷南方為
八蠻西方為六戎北方為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之難至者何也以之夷在東方禮王制曰東
方曰夷被髮文身又曰南方曰蠻雕跽交趾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東所以九何蓋來者過九
之為言究也德徧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為之道自然也何以名為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為制名也因
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為之制名也夷者傳夷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鄙鄙故
少蠻虫難化執心違邪戎者強惡也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家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
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論語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書下管鞀鼓笙鏞以間降神之樂在上何為鬼神舉故書
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何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賤鏗鏘也故尚書大傳曰搏拊鼓振
以秉琴瑟練絲徽絃鳴者貴玉聲也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

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口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微樂之
法焉所以鳴至尊著法戒也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舖食少陰之始也暮食
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弟子職暮食士偃
禮士也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饑即食飽即作故無數禮樂者何謂也禮之為言禮也可履踐而行樂
者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聲者何謂聲鳴也聞其聲即知其所生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尚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五聲者何謂也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月令曰盛德在木
其音用又曰盛德在火其音徵盛德在金其音商盛德在水其音羽所以名之何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
氣止者商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舍也舍容時四者也八音者何謂
也樂記曰土曰埴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故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數也
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音何天子承繼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即思其形如此蜎飛蠕動無不樂
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樂記曰埴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故乾音
也埴在十一月埴之言為動陽氣於黃泉之下默蒸而萌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勞笙者太簇之氣象
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之樂故謂之笙鼓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
之溫以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地祐之其本乃在
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靴者震之氣也上應卯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靴也簫者中之氣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儻
也蕭也故謂之簫簫者之祿為本言承天繼物為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
邪正人心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

所以有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疎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鐘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為氣用金聲也鐃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亡與昌正相迫故謂之鐃也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祝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祝祝始也故終也一說笙祝鼓蕭瑟壎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祝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壎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西北方笙五音八何聲為本出於五行音為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也問曰異說並行則弟子疑焉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也知之次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天之將喪斯文也樂亦在其中矣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擬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其所受而已

封公侯

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為天地人之職故八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功一公至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三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一元士凡有二十官下應十二子別名記曰司於三有始有中終明天道而中之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有二十官下應十二子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為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為除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為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為度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眾也重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為見著王者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足以教道照幽隱必復封諸侯何重民之至也善惡比而易知故擇賢而封之使

治其民以著其德極其才上以尊天子備藩輔下以養百姓施行其道開賢之路者謙不自專故列土封賢因而象之象賢重民也州伯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率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唐虞謂之牧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凡士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曰二伯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春秋公羊傳曰自陝已東周公主之自陝已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者賢者主其易者乃俱致太平也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其法度也所分陝者是國中如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者下天子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命二卿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大夫悉禮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為陰南面賞罰為陰法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德功也故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天子所治方千里此平土三千并數邑居山川至五十里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百姓共之不使一國獨專也山木之饒水泉之利千里相通所均有無贍其不足制土三等何因土地有高下中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人之急也故列土為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易曰利建侯此言因所利故立之樂記曰武王克殷反商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人之後於宋封王子比于之墓釋箕子之囚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即不私封之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海內之眾已盡德使之不忍使親屬無短足之居一人使封之親親之義也以尚書封康叔據平安也王者始起封諸父昆弟與已共財之義故可與共土一說諸父不得封諸侯二十國厚有功象賢以為民也賢者子孫類多賢又卿不

在位為其不子愛百姓各加一功以虞樂其身也受命不封子者父子手足無分離異財之義至昆弟皮體有分別故封之也以舜封弟象有庫之野也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封立人君陽德之盛者月令曰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慶賜無不欣悅何以言諸侯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為其專權擅勢傾覆國家又曰孫首也庸不任輔政妨塞賢故不世世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世非禮也諸侯世位大夫不世安法所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絕以男生內嚮有留家之義女生外嚮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効也國在立太子者防篡煞壓臣子之亂也春秋之弑太子罪與弑君同春秋曰弑其君之子奚齊明與弑君同也君薨適大夫無子有育遺腹必待其產立之何專適重正也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賢為不肖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立子以貴不以長防愛憎也春秋曰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賢不以長也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和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不言及昆弟昆弟尊同無相承養之義以閔公不繼莊公也昆弟不相繼之義至繼體諸侯無子得及親屬者以其俱賢子孫者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之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為後為人作子何明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已之父往為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為人後者為人子者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庶與兄推親之序也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為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為強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囚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繼絕國興滅諸君之子不立者義無所繼也諸侯世位象賢也今親被誅絕也春秋傳曰誅君之子立君見弑其子得立何所以尊君防篡弑春秋繼經曰齊無知殺其君貴妾子公子糾當立也大夫功成未封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也周公不之魯何為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于周也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周公身薨天為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興也

京師

王者必即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為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聖人承天而制作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周家始封於何后稷封於郃公劉去郃之郃詩云即有郃家室又曰篤公劉于郃斯館周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時甯先皇者不以諸侯移必先請從然後行京師者何謂也千里之邑號也京大也師眾也天子所居故大眾言之明諸侯法日月之徑千里春秋傳曰京曰天子之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士視附庸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以是為口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上大夫祿君十卿祿天子之縣內有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太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士以為開田諸侯入為公卿大夫得食兩家菜必自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人輔佐兩食之何王制曰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天下太子食菜者儲君嗣主也當有土以尊之也太子食百里與諸侯封同故禮曰公士大夫子子也無爵而在大夫上故百里也公卿大夫皆食菜者示與民同有無也

白虎通德論卷二

五行

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為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者親事故自周於一行尊於天也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濡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躍動

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氣萬物用事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舍萬物土之為言吐也何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地土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元命包曰土之為位而道在故大不預化人主不任部職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舍物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為萬物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五行所以二陰三陽何土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者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鹹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熱傷成物辛所以然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然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北方其臭朽者何北方水萬物所幽藏也又水者受垢濁故臭腐朽也東方者木也萬物新出地中故其臭羶南方者火也盛陽承動故其臭焦西方者金也萬物成熟始復諾故其臭腥中央土也主養故其臭香也月令曰東方其臭羶南方其臭焦中央其臭香西方其臭腥北方其臭朽所以名之為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少陽見寅寅者演也律中太簇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卯者茂也律中央鍾衰於辰辰震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者萬物孚甲也乙者物着屈有節欲出時為春春之為言僂僂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角者氣動躍也其帝太皞皞者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勾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龍芒之為言萌也陰中陽故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仲呂壯盛於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衰於未未味也律中林鍾其日丙丁者其物炳明丁者明也時為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其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屬續其精為鳥離為鸞

故少陰見於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壯於酉酉者老物收斂律中南呂衰於戌戌者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無聲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時為秋秋之為言愁亡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強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為言搏討也故太陰見於亥亥者仰也律中應鍾壯於子子於子者孽也律中黃鍾衰於丑丑者紐也律中大呂其日壬癸壬者陰始任癸者揆度也時為冬冬之為言終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為言舒言萬物始孽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元冥元冥者人冥也其精元武掩起離體泉龜蛟珠蛤土為中宮其日戊己戊者茂也己抑屈起其音宮宮者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月令云十一月內謂之黃鍾何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者大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為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正月律謂之太簇何大亦大也簇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乎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二月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四月謂之仲呂何言陽氣極將彼故復難中之也五月謂之蕤賓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眾也萬物成熟種類眾多七月謂之夷則何夷傷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八月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言萬物尚有任生蔭麥也故陰指之也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當復隨陰起口有終已十月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木王火相何以知為臣土所以死者子為父報讐者也五行之者慎之物歸母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燹金生水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而禦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眾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過也為眾陰所害猶紂王也是使水得施行金以益之土以應之欲溫則溫欲寒則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曰五行

各自有陰陽木生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欲為木害金金者堅強難消故母以遜體助火燒金此自欲成子之義又成道不相離故為兩盛火死子乃繼之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為一時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微助衰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不名時五行何以知同時起五訖義相生傳曰五行並起赴各以名別陽生陰煞火中無生物水中反有生物何生者以內火陰在內故不生也水火獨一種金木多品何以為南北陰陽之極也得其極故一也東西非其極也故非一也水木可食金火土不可食何木者陽陽者施生故可食火者陰在內金者陰者故不可食火水所以殺人何水盛氣也故人而殺人火陰在內故殺人壯於水也金木微氣故不能自殺人也火不可入其中者陰在內也入則殺人矣水土陽在內故可入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密不可得人也水火不可加人功為用金木加人功何火者盛陽水者盛陰者也氣盛不變故不可加人功為人用金木者不能自成故須加人功以為人用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以為君君不可更為臣五行常在火乍亡何水太陰也刑者故常在金少陰木少陽微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微人君之象象尊常藏猶天子居九重之內臣下衛之也藏於木者依於仁也木自主金須人取之乃成陰卑不能自成也木所以浮金所以沈何子生於母之義肝所以沈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一說木畏金金之妻庚受庚之化木者法其本柔可曲直故浮也肝法其化直故沈五行皆同義天子所以外明而外昧人所以外明而內昧何明天人欲相嚮而治也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為時五行為節故木王即謂之春金王即謂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子不貴禪何法法四時火不興土而興金也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讐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

法日入陽不陰也君讓臣何法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已何法法陰陽共敘共生陽名生陰名煞臣有功歸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臣法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操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水木枝葉不相離也父為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為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眾民何法法天有眾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疎遠何法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母也不以父命廢主命何法法命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天氣亦為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藏六府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目何法法日月明也日照書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法目亦更用事也王者監二王之後何法法木須金以正須水以潤也明王先賞後罰何法法四時先生後煞也

二軍

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為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十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復加王千人因法月數月者羣陰之長也十二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二十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太平也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幘何伐者凶事素服

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依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幘服亦皮素幘又招虞人亦皮弁知伐亦及王者將出辭於禘還格祖禘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禘尚書曰歸假于藝祖出所以告天至告祖無二元后廟後告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告天何示不敢自尊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告天者天道質無內外故不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禘不見告於天知不告也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正何質家之天命已也使已也誅無道今誅得為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為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又改正朔者文代其質也文者先其質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法也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明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湯親北面稱臣而事桀不忍相誅也禮曰湯放桀武伐紂時也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為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尚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所以言開自出伐有扈也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犯王誅者也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其威盛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大夫也春秋傳曰此受命于君如伐齊則還何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天子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尊也獨於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於祖受成于學此言於祖廟命遣之曰王法於此受兵何重不絕人嗣也師行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年六十歸兵者何不忍並鬪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預服戎又曰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父子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為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誅伐

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春秋傳曰季子然其母兄何善示誅不避母兄君臣之義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不誅何君子恕已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士丐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旋傳曰大其不伐喪也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眾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世無聖賢方伯諸侯有相滅者力能救者可也論語曰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王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又曰蔡世子班弑其君楚子誅之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弑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者以其逆無所天也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為諸侯絕之而已父煞其子當誅何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春秋傳曰晉侯煞世子由生不出祭佞人當誅何為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德為父報讐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故曰父之讐不與共天下兄弟之讐不與共國朋友之讐不與同朝族人之讐不共隣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讐非子檀弓記子夏問曰居兄弟之讐如之何仕不與同國衛君命遇之不鬪父母以義見煞子不復讐者為往來不止也春秋曰父不愛誅子復讐何誅猶責也誅其人責其罪極其過惡春秋曰楚子虔誘蔡侯班煞之于申傳曰誅君之子不立討者何謂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君之賊春秋曰衛人煞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尚書曰武王伐紂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戰者何謂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春秋識曰戰者延改也弑者弑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伺事可稍稍弑之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篡者何謂也篡猶奪也取也欲言庶奪嫡尊尊宗引奪取其位春秋

傳曰其人何篡辭也稍稍然之襲者何謂也行不假途掩人不備也春秋傳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入國掩人不備行不假途人銜枚馬繮勒晝夜行為襲也諸侯家國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尊敬防并兼也春秋傳曰桓公假途于陳而伐楚禮曰使次介先假途用束帛即如是諸侯賣王者道禮無往不反非謂所賣者也將入人國先使大夫執幣假道主人亦遣大夫迎於郊為賓主設禮而待之是其相尊敬也防并兼奈何諸侯之行必有師旅恐掩人不備士卒斂取恒遲先假途則預備之矣冬至所以休兵不舉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故孝經識曰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

諫諍

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以順左輔主修政刺不法右弼主糾周言失傾前疑主糾度定德經後承主匡正常考變夫四弼興道率主行仁夫陽變於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曰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仗羣賢也諸侯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申甲孤惡君也去曰某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退避賢如是是待以禮臣待放如不以禮待遂去君待之以禮奈何曰予熟思夫子言未得其道今子不且留聖王之制無篡賢之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至于郊必三諫者何以為得君臣之義必待於郊者忠厚之至也異君覺悟能用之所以必三年古者臣下有大喪君子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復君恩今已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可得也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也所以言放者臣為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異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篡

各去無為留也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臣待於郊者君祿其祿者亦不欲去也道不合耳祿參一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終祭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王度記曰反之以玦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介主無介民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為家也親屬諫不得放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也春秋傳曰司馬反曰請處乎此臣請歸于反者楚公子也時不待放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預政事故不得諫也謀及之得固盡其忠耳禮保傳大夫進諫士傳民語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耻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諫不從不得去之者本娶妻非為諫正也故一與齊終身不改此地無去之天義也子諫父不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下言又敬不違臣之諫君何取法法金正木也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思故但揉之也木無毀傷也待放木取法於水火無金則相離也諫者何諫間也因也更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人懷五常故有五諫謂諷諫順諫窺諫指諫伯諫諷者智也患禍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此智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仁之性也窺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別後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指諫者信也指質相其事也此信之性也伯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為君不避喪身義之性也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故曲禮曰為人臣不顯者纖微未見於外如詩所刺也若過惡已著民蒙毒螫天見災變事白異露作詩以刺之幸其覺悟也明王所以立諫語者皆為重民而求已失也禮保傳曰於是立進善之旌懸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王法立史記事者以為臣下之儀樣人之所取法則也動則當應禮是以必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禮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保傳曰王失度則史書之士誦之三公進讀之宰夫徹其膳是以天子不得為非故史之義不書則死宰不徹膳亦死所以謂之史何明王者使為之也謂之宰何宰制也使制法度也宰所以徹膳何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者為不盡味而食之禮曰一穀不

升不備雞鶩二穀不升不備三牲人臣之義當掩惡揚美所以記君過何各有所緣也掩惡者謂廣德宣禮之臣所以為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故論語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此為君隱也君所以不為臣隱何以為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眾臣勸罰一惡而眾臣懼若為卑隱為不可殆也故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諸侯臣對天子亦為隱乎然本諸侯之臣今來者為聘問天子無恙非為告君之惡來也故孝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治能相親也君不為臣隱父獨為子隱何以為父子一體而分榮恥相及故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兄弟相為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為主也朋友相為隱者人本接朋結友為欲立身揚名也朋友之道四焉通財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夫妻相為隱乎傳曰曾子去妻黎蒸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黎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此為隱之也

鄉射

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能為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達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兩射者人臣示為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臣陰故數偶也侯者以布為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在末正矣所以名為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甯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而射之射正何乎為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何以知為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因射習禮樂射於堂上何示從上制下也禮曰賓主執弓請升射於兩楹之間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也卑者所服近也所以十月行鄉飲酒之禮何所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事急浚井次牆至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事閑暇復長幼之序也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悌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竭忠奉几杖授安車濡輪恭綬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容謙敬順貌也禮記祭義曰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學者所以教諸侯悌也不正言父兄言五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眾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已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二

致仕

臣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為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踦之屬是以退法避賢者所以長廉恥也懸車示不用也致仕者致其事於君君不使自去者尊賢者也故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仕王制曰七十致政鄉大夫老有盛德者留賜之几杖不備之以筋力之禮在家者三分其祿以一與之所以厚賢也人年七十卧非人不溫適四方乘安車與婦人俱自尊曰老夫曲禮曰大夫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王制曰臣致仕於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几杖所以扶助衰也故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臣老歸年九十君欲有問則就其室以珍從明尊賢也故禮祭義曰八十不仕朝於君問就之大夫老歸死以大夫禮葬車馬衣服如之何曰盡如故也

辟雍

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學何以為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學學

經術學之為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故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二十而立又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論語識曰五常立師三王之制之傳曰黃帝師力牧帝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鮑叔孔子師老聃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於外尊師重先生之道也禮曰有來學者無往教者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又曰天子太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元嫡子皆造焉父所以不自教子何為恐瀆也又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之變化事不可父子相教也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也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雍水則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為言雍也壅天下之殘賊故謂之辟雍也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外圓者欲使觀之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不言圓辟何又圓於辟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有外也又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鄉曰庠里曰序庠者庠禮義也序者序長幼也禮五帝記曰帝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善如爾含明令必矣外然後前民者也未見於仁故立庠序以導之也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行義立五帝之德朝則坐於里之門弟子皆出就農而復罷示如之皆人而復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有過故使語之言心無由生也若既收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具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為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方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天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二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災變

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謹告人君覺悟其行欲含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缺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災異者何謂也春秋潛潭巴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言怪先感動之也何以言災有災也春秋曰新宮火三日哭傳曰必三日哭何禮也災三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禮所處鬼神無形體曰今忽得天火得無為災所中乎故哭也變者何謂變者非常也耀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靡木雷雨晝冥服乘者何謂衣服乍大乍小言語非常故尚書大傳曰時則有服乘也孽者何謂也曰介蟲生為非常尚書大傳曰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龜孽堯遭洪水湯遭大旱示有謹告乎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命運時然所以或災變或異何各隨其行因其事也霜之為言亡也陽以散亡電之為言合也陰氣專精積合為電日食者必殺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眾陰之主以朱絲繫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曰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於用牲於社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苟虛也勃陽責下求陰道也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角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傳人擊杖庶人之妻撲搔

耕桑

王者所以親耕后親桑何以率天下農蠶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祭后之親桑以供祭服祭義曰天子三推五公五推卿大夫士七推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

三反之周官曰后親桑率外內婦蠶於北郊禮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外水為之築周棘造而外閉之者也

白虎通德論卷三

封禪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也以自效倣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厚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坭銀繩或曰石坭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梁甫者太山旁山名正以梁甫何以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於亭亭者制度審謨德著明也二王禪于梁甫之山者梁信也甫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太平乃封知告于天必也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于百王者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詩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太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竝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萐莆山出器草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鍾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孝道至則以萐莆者樹名也其葉大於門扇不搖自扇於飲食清涼助養供也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於房戶連賓者不名連累

相承故在於房戶象繼嗣也日歷得其分度則蓂莢生於階間蓂莢樹名也月一日生一莢十五日畢至十六日去莢故莢階生似日月也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生於庭平路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則生失其人則死狐九尾也狐死首正不志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也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何明後當盛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於人民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也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醴泉者美泉也狀若醴酒可以養老喜禾者大禾也成王時有三苗異畝而生同為一穗太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訪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為一穗天下當和為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

巡狩

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自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計時月皆為民也尚書曰遂觀東后叶時月正也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命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為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所以五歲巡狩何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太疎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為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春秋穀梁傳曰古之君民以時視民之勤巡狩祭天何本巡狩為祭天告至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也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歸假

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遍告五廟尊親也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也故王制曰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于禰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復留尊者之命至禰不謙不至祖即祭告天為告事也祖為出辭也義異告于尊者然後乃辭出王者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曾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主告于祖禰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王者巡狩諸侯待于境者何諸侯以守蕃為職也禮祭義曰天子巡狩諸侯待于境也王者巡狩必舍諸侯祖廟何明尊無二上也故禮坊記曰君適其臣升自阼階示不敢有其室也禮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王者出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也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為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于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何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嶽者何謂也嶽之為言桶桶功德東方為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霍山者霍之為言護也言萬物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方為華山者華之為言獲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獲也北方為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為嵩山言其後大之也故尚書大傳曰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恒山嵩山也謂之瀆何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其功著大故稱瀆也爾雅云江河淮濟為四瀆也

攻黜

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禮記九錫車馬衣服樂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鉅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車馬能安民者賜之服能使民和樂者賜以樂民眾多者賜以朱戶能進善者賜以納陛能退惡者賜以虎賁能誅有罪者賜以鈇鉞能征不義者賜以弓矢孝道備者賜以鉅鬯以先後與施行之次自不相踰相為本末然安民然後富貴而後樂樂而後眾乃多賢賢乃能進善進善乃能退惡退惡乃能斷刑內能正己外能正人內外行備孝道乃生能安民故賜車馬以著其功德安其身能使人富足衣食倉廩實故

賜衣服以彰其體能使民和樂故賜之樂以事其先也禮曰夫賜樂者不得以時王之樂事其宗廟也朱盛色戶所以紀民數也故民眾多賜朱戶也古者人君下賢降階一等而禮之故進賢賜之納陛以優之也既能進善當能戒惡故賜虎賁虎賁者所以戒不虞而距惡距惡而斷刑故賜之鈇鉞鈇鉞所以斷大刑刑罰既中則能征不義故賜弓矢弓矢所以征不義伐無道也圭瓚鉅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鉅鬯所以極著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瓚鉅鬯乎車者以配道德也其至矣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瓚鉅鬯乎車者謂有赤有青之蓋朱輪特能居則左右寢米庶也有其進止有節德綏民路車乘馬以安其身言成章行成規卷龍之衣服表顯其德長於教誨內懷至仁則賜時王樂以化其民尊賢達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居處修治房內節男女時配貴賤有別則賜朱戶以明其德列滅武有矜嚴仁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喜怒有節誅罰刑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好惡無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道之美百行之本也故賜以玉瓚得專為賜也故王制曰賜之弓矢然後專殺又曰賜圭瓚然後為暢未賜者資暢於天子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芑蘭士兼庶人艾車馬衣服樂三等者賜與其物禮天子賜諸侯民服車路先設路下四惡之又曰諸公奉選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以與之元衮及黼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弓矢玉瓚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鉅者黑黍一稗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為鬯陽達於牆屋入于淵泉所以灌地降神也玉瓚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器也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尚書曰二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三考黜者謂爵土異也小國考之有功增土進爵後考無功別黜後考有功上而賜之矣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

有小大行有進退也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復有功賜柁鬯增爵為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為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復有功稍賜至虎賁賜爵為伯復有功稍賜至柁鬯增爵為侯未賜鈇鉞者從大國連率方伯而斷獄受命之君致太平之主美羣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所以著大功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尊有德也以德封必者試之必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為附庸世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公功成封百里士有功德遷為大夫大夫有功德遷為卿卿有功德遷為公故爵主有德封主有功也諸侯有九賜習其賜者何子之能否未可知也或曰得之但未得行其習以專也三年有功則皆得用之矣三考無功則削其地而賜自并之明本非其身所得也身得之也得以賜當稍黜之爵所以封賢也三公功成當封而死得立其子為附庸賢者之體能有一也不二矣一削為七十里侯再削為七十里伯三削為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為五十里伯二削為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為二十里子再削為二十里男三削地盡五十里男一削為三十里男再削為三十里附庸三削爵盡所以至三削何禮成於三三三而不改雖反無益也尚書曰三考黜陟先削地後黜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眾民故先削其土地也故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君黜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地明爵土不相隨也或曰惡人貪狼重土故先削其所重者以懼之也諸侯始封爵土相隨者何君子重德薄刑賞宜從重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君幼稚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責童子也禮八十曰耄九十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一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當公也罪惡足以絕之即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妻父母不削已昆弟削而不黜何非以賢能得之也至於老小但令得大夫受其罪而已諸侯暗聾跛躄惡疾不免黜者何尊人君也春秋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有狂易之病鬻亡而死由不絕也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弟何以不立疾也何疾惡疾也

王者不臣

王者所以不臣二何也謂一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實在位不臣丹朱也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春秋世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為王后尊不加於父母加王何王者不臣也人譏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春秋傳曰夷狄相誘君子不疾尚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也王者有暨不臣者五謂祭尸受授之師將帥用兵三老五更不臣祭尸者方與尊者配也不臣受授之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人之意也故禮學記曰當其為師則不臣也當其為尸則不臣也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眾為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為人子弟禮曰父事三老兄弟事五更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凡不臣異朝則迎之於著覲則待之於阼階升降自西階為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於眾臣也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弟何不忍以已一日之功德加於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禮服傳曰子得為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傳曰子不得為父臣者閨門尚和朝廷尚敬人不能無過失為恩傷義也王者臣不得為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春秋傳曰許公不世待以初或曰王者臣得復為諸侯臣者為衰世王上不明賢者非其罪而去道不施行百姓不得其所復令得為諸侯臣施行其道易曰不事王侯此據言王之致仕臣也言不事王可知復言侯者明年少復得仕於諸侯也王者臣有不明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德加于百姓者也春秋曰單父不言名

傳曰大夫之命于天子者大也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盼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已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禮者何無長之稱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爵祿也故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霸爵臣者亡不行

著龜

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著龜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為言久也著之為言者也久長意也龜曰卜著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于廟門外筮畫卦所以必於廟何託義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卜春秋何方以為於西方東面蓋著之處也卜時西嚮已卜退東向問著於東方面以少問老之義皮弁素幘求人於質也禮曰皮弁素幘筮于廟門之外或曰天子九卜占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不見吉凶于著復以卜何著者陽道多變變乃成龜以制火灼之何禮雜記曰龜陰之老也著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荆者取其究音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荆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著何以為嘔則是也著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襲尊者也周官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凡卜人君視體大夫視色士視墨凡人卜事視高揚火以作龜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冬時

聖人

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聖人未沒時甯知其聖乎曰知之論語曰太宰問子貢曰夫子聖者歟孔子曰太宰知我乎聖人亦自知聖乎曰知之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何以知帝王聖人也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又曰聖人之作易也又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沒黃帝堯舜氏作文俱言作明皆聖人也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何以言禹湯聖人論語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與舜比方巍巍知禹湯聖人春秋傳曰湯以聖德故放桀何以言文王武王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湯武與文王比方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下言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何以言鼻陶聖人也以自篇曰若稽古鼻陶聖人而能為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又聖人皆有表異傳曰伏羲祿衡連珠唯大目鼻龍伏作易八卦以應樞黃帝顏得天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顯項戴午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帝嘗駢齒上法月參康度成紀取理陰陽嘉曆八彩是謂通明應象日月璇璣玉衡舜重瞳子是謂景元上應攝提以象二光禮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河疎江鼻陶鳥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於人情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蓄息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揚肝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偃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於幼主孔子反宇是謂尼甫立德澤所與藏元通流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八風

風者何謂也風之為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陽生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變以為風陰合陽以生風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正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眾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大也陽氣長養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行陰氣也四十五日昌蓋風至戒收藏也四十五日不

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故曰條風至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棘造實涼風至黍禾乾昌闔風至生齋麥不周風至蟄蟲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是以王者承順之條風至則出輕刑解稽留明庶風至則修封疆理田疇清明風至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涼風至報地德化四鄉昌蓋風至則申象刑飾困倉不周風至則築宮室修城郭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獄刑

商賈

商賈何謂也商之為言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為言固固其有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即如是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費用方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

文質

文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尚書輯五瑞觀四獄謂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詩云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遠近莫不至受命之君天之所興四方莫敢違夷狄咸率服故也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圭尺二寸又曰博三寸剡上寸半厚半寸珪為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身元外曰琮禮記王度曰王者有象君之德燥不輕濕不重薄不澆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實之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二玉一石也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為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信質琮以起土功之事也圭以為信者何圭者兒上象物皆生見於上也信莫著于作見故以珪為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為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在位東方陽見義於上也璧以聘問何璧

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甯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陰德盛於內故見象於內位在中央璧之為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陰何陽始物微未可見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為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物尚疑未可象也璋之為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聚眾何琮之為言聖也象萬物之宗聚聖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眾也位在西方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城於外內圓象陽外直為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略舉大者也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諸侯執圭以覲天子瑁之為言冒也上有所復下有所冒故覲禮也侯氏執圭升堂尚書大傳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又曰諸侯執所受圭與璧朝于天子無過者復得珪以歸其拜有過者留其珪能正行者復還其珪三年珪不復少絀以爵圭所以還何以為琮信瑞也璧所以留者以財幣盡輒更造何以言之禮曰圭造尺八寸有造圭門得造璧也公圭九寸四玉一石何以不之不以玉為四器石持為也以尚書合言五玉也臣見君所以有贊何贊者質也質已之城致已之悃幅也正者緣臣子心以為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侯以玉為贊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之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為贊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是以雉為贊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鴈士以雉為贊庶人之贊童子委贊而退野於軍中無贊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贊也足謂駑也卿大夫贊古以麋鹿今以羔鴈何以為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顧右贊執麋明古以麋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贊變君

與士贊不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為贊士賤仗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私相見亦有贊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賑窮生息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鴈士冬以雉夏以脯也婦人之制以棗栗服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服脩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服脩者脯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覲用幣非禮也然則棗栗云乎服脩云乎子見父為贊何至親也見無時故無贊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質已之誠副已之意故有贊也

三正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喪服大傳曰王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王者改作樂必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應傳曰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民也文家先改正質家先伐何改正者文伐者質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帝此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又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二統謂二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一統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尚赤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達乎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不以二月後為正者

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二月也天道左旋改正者右行何也改正者非改天道也但改日月耳日月右行故改正亦右行也日尊於月不言正曰言正月何也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故據物為正也天質地文質者據質文者據文周反統天正何也質文再而復正朔三而改二微質文數不相配故正不隨質文也王者受命而起或有所不改者何也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質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幘聲味不可變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嗥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二王之後若有聖德受命而王當因其改之耶天下之所安得受命也非其運次者文者必一質一文何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一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也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下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

三教

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樂稽燭喜曰顏回尚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捕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為易也或曰三教改易夏后氏始高宗亦承弊所以不改教何明子無改父之道也何言知高宗不改之以周之教承以文也三教所以先忠者行之本也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言

三教並施不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去者也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為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為地教也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為之下効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尚書曰以教祇德詩云爾之教矣欲民斯効忠形於悃誠故失野敬形於祭祀故失鬼文形於飾貌故失薄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何謂曰夏后氏教以忠故先明器以尊孝子之心也殷教以敬故先祭器敬之至也周人教以文故兼用之周人意至文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故有死道焉以奪孝子之心也有生道焉使人勿倍也故竹器不用木器不成斲瓦器不成沫琴瑟張而不平筭筮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簠縣示備物而不可用也孔子曰為明器者善為備者不仁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言今古皆然也

三綱六紀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疆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紀綱為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疊疊我王綱紀四方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為三綱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六合陰陽有施化端也六紀為三綱之紀者也君臣師長之紀也以其皆成已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志為紀助也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續堅也屬志自堅固春秋傳曰君處此臣請歸也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昏禮曰夫親脫婦之纓傳曰夫婦判合也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之交近則諉其言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貨財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故論語曰子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又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有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於父兄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曰友飢為之減食大寒為之不重裘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何以言之禮親屬記曰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稱姊後生為妹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叔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為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疎故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為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略也至姊妹雖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謂之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之者老人之稱也謂之姊妹何姊者慈也妹者末也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故稱夫之父母為舅姑也

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昏禮曰夫親脫婦之纓傳曰夫婦判合也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之交近則諉其言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貨財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故論語曰子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又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有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於父兄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曰友飢為之減食大寒為之不重裘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何以言之禮親屬記曰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稱姊後生為妹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叔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為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疎故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為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略也至姊妹雖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謂之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之者老人之稱也謂之姊妹何姊者慈也妹者末也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故稱夫之父母為舅姑也

情性

情性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六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鈞命訣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合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

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樂動聲儀曰官有六府人有五藏五藏者何也謂肝心肺腎脾也肝之為言干也肺之為言費也情動得序心之為言任也任於思也腎之為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為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為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納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所內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為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心所以為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火象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為之候何耳能遍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為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為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為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為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為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為北斗主變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為藏宮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洛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木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是以肝膽二者必有勇也肝膽異趣何以知相為府也肝者木之精也木之為言收也人怒無不色青目脈張者是其効也小腸大腸心肺府也主禮義禮義者何分理腸之大小相承受也腸為心肺主心為皮體主故為兩府也目為心視口為心譚耳為心聽鼻為心嗅是以支體主也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哀在下樂在上何以西

方萬物之成故喜東方萬物之生故怒北方陽氣始施故好南方陰氣始起故惡上多樂下多哀也魂魄者何謂魂猶佗佗也行不休於外也主於情魄者迫然著人主於性也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精神者何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火之化任生也神者恍惚太陰之氣也間總云支體萬化之本也

壽命

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習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唯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為命若言魯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闕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子過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偏偏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喟然而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哉乎然哉乎

宗族

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待聖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為其子孫為祖繼別也各自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尊宗朝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尊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為宗子不言諸侯為宗子也族者何也湊也族者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為言究也親疎恩愛究竟也謂

父族四母族二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也父母昆弟適人有子為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為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氏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一說合言九族者欲明亮時俱二也禮所以獨父族四何欲言周承二弊之後民人皆厚於未故與禮母族妻之黨廢禮母族父之族是以貶妻族以附父族也或言九者據有交接之恩也若邢侯之姨譚公惟私也言四者據有服耳不相害所異也

姓名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為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蒸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以為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身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維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皆殊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功德貴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人為善也或氏王父字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興滅國繼絕世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故魯有仲叔季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立氏二以知其為子孫也王者之後二稱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孫上稱王孫也堯知命表授契賜生子姓皐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姁氏祖以億生殷姓子氏祖以元鳥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變人生三月日照亦能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樂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之子親廟也明當為宗祖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寡略故於燕寢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知之立于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士適子執其右手庶子撫其首君曰欽有

師夫人日記有成告于四境四境者所以遏絕萌芽禁備未然故曾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于祖禰內則記曰以名告於山川社稷四境天子太子使士負之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必桑弧何桑者相逢接之道也保傳曰天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之者何齋肅端綏之郊見于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書道殷帝太甲帝武丁也於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已也何以知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太王名亶甫王季名履殷之諸侯也易曰帝乙謂成湯帝乙謂六代孫也湯生於夏世何以用甲乙為名曰湯王後乃更變名子孫法其本名履故論語曰予小子履履湯名也不以子丑何曰甲乙者餘也子丑者枝也餘為本本質故以甲乙為名也名或兼或單何示非一也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或依事傍其形故名或兼或單也依其事者若后稷是也棄之因名之為棄也旁其形者孔子首類魯國尼丘山故名為丘或旁其名為之字者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若名賜字子貢名鯉字伯魚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為名祿甫元言武庚名不以日月山川為名者少賤卑已之稱也臣子當諱為物不通故避之也曲禮曰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君前不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郊廟中不諱又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謂大夫名卿弟名兄也明不敢諱於尊者前也太古之時所不諱者何尚質也故臣子不言其君父之名故禮記曰朝日上值不諱正天名也人所以十月而生者何人天子之也經天地之數五故十月而備乃成人也人生所以泣何本一輪而分得氣異息故泣重離母之義也尚書曰啟呱呱泣也人拜所以自名者何所以號泣自紀禮拜自後不自名何備陰陽也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所以先拜首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首稽首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

曰伯某甫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論語曰五十而知天命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長也伯者子最長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適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以魯大夫孟氏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春秋傳曰伯姬者何內女稱也婦人十五稱伯仲何婦人值少變陰陽道促蚤成十五通乎織紵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禮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之婦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故春秋曰伯姬歸于宋姬者姓也值字所以於仲春何值者親故近於仲文子尊尊故於伯仲之時物尚值叔之時物失之章即如是周有八士論語曰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載所以或上其叔何也管蔡霍成康南皆采也故上置叔下伯邑叔震也以獨無乎蓋以為大夫者不具采地也

白虎通德論卷四

天地

天者何也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鎮也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交易變化也始起之天始起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精出曜布度物施生精者為三光號者為五行行生性情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故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兆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也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為天地動而不別行而不離所以左旋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男女物名為人天地所以無惣名何曰天圓地方不相類故無惣名也君舒臣疾卑者宜勞天所以反常行何以為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故易曰終日乾乾反覆道也

日月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為陰故右行者猶臣對君也含文嘉曰計日月右行也刑德放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三綱之義日為君月為臣也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助天行化照明下地故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之為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為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也所以名之為星何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日一行適行一度一日夜為一日剩復分天為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徑千里也所以必有晝夜何備陰陽也日照晝月照夜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冬節夜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月大小何天道左旋日月東行日月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月及日為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即二十日者過行七度日不可分故月乍大小明有陰陽故春秋曰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此三十日也又曰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此二十九日也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讖曰閏者陽之餘

四時

所以名為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為一歲也尚書曰晷三百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為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為蒼天等是也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為四時據物為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為時也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據曰為歲春秋曰元年正

月十有一月朔有晦知據月斷為言年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為載三王言年皆謂闕闕故尚書曰三載四海邊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陰二年謂三王也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知闕闕曰言月夜言晦月言朔曰言朝何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曰晝見夜藏有朝夕故言朝也

衣裳

聖人所以制衣服以為絺紵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所以名為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郭也所以隱形自郭閉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何以知上為衣下為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為衣也弟子職言摠衣而降也名為衣何上兼下也獨以羔裘何取輕暖因狐死首正明君子不忘本也羔者取跪乳遜順也故天子狐曰諸侯狐黃大夫蒼士羔裘亦因別尊別也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績繪為結於前下垂二分身半紳居二焉以有鞶帶者示有事也所以必有佩者論語曰去喪無所不佩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元玉大夫佩水蒼玉士佩瑀珉石佩即象其事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鍼鏤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五刑

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賞罰者示有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二千大辟之屬二百官辟之屬二百刑辟之屬五百剕墨辟之屬各千張布羅衆非五刑不見剕墨何其下刑者也腓者其臍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者謂死也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禮不及庶人者謂酬酢之禮也

五經

孔子所定以五經者何以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凌遲禮義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也孔子未定五經如何周衰道微綱散紀亂五教廢壞故五常之經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則陰陽萬物失其性而乖設法謗之言並作書三千篇作詩三百篇而歌謠怨誹也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何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夫孝經者制禮樂仁之本聖人道德已備弟子所以復記論語何見夫子遭事異變出之號令失法文王所以演易何文王受王不率仁義之道失為人法矣已之調和陰陽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于太平日月之光明則如易矣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於地法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萬物之情也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性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經解曰溫柔寬厚詩教也疎通知遠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何常也則黃帝已來何以言之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民以察後世聖人者謂五帝也傳曰三王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受錄圖世史記從政錄帝魁已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也

嫁娶

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為情性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婦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淳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禮保傳記曰謹為子嫁娶之擇世有仁義之禮男娶女嫁何因卑不得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倡陰何男行女隨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耻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偶

男長女幼者陽舒陰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克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陽舒而陰促三十數三終奇陽節也二十數再終偶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二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三三二八二十四加一為五而繫心也陰數偶再成十四四加一為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何防其淫佚也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鴈贄納徵曰元纁故不用鴈贄用鴈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婚禮贄不用死知故用鴈也納徵元纁束帛離皮元三法天纁三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也以為庭實庭實偶也禮昏經曰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納徵束帛離皮納徵辭曰吾子有加命既室某也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某請納徵上某者婿名也下次某者使人名也女之父曰吾子順先典既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納采辭曰吾子有惠既室某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蠢愚又不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必親迎輪三周下車曲顧也防淫佚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禮昏經曰賓升北面奠鴈再拜拜首稽首降出婦從房中也從降自西階婿御婦車授綏遣女於禰廟者重先人之遺支體也不敢自尊故告禰也父母親男女何親親之至也父曰誠之敬之夙夜無違命女必有端繡衣若笄之母施襟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父誠於昨階母誠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祭紳以母之命命曰敬恭聽父母兩言夙夜無愆視衿鞶祭去不辭誠不誥者蓋耻之重去也禮曰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禮曰婚禮

不賀人之序也授綏姆辭曰未教未乞與為禮也始親迎之辭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主人曰某故敬具以酒父命醮子遣之迎命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不堪不敢忘命娶妻不先告廟到者示不必安也婚禮期請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没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二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判周官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令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婦之時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夫雖有惡不得去也故禮郊特牲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悖逆人倫殺妻父母廢絕綱亂之大者義絕乃得去也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也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娶九女亦足以成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一娶九女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姪以娣從之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為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二人共之若已生之不娶兩娣何傳異氣也娶二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姪歸于紀明待年也二國來媵誰為尊者大國為尊國等以德德同以色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義不可求人以為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為士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為適娶妻卜之何卜女之德知相宜否昏禮經曰將家諸卜敢問女為誰氏也人君及宗子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没已聘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大夫功成封得備八妾者重國廣繼嗣也不更聘大國者不忘本適也故禮曰納女於諸侯曰備掃灑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王者之娶必先

選大國于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于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至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但以子為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者必封以大國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人者何開天下之賢不遺善也故春秋曰紀侯來朝文加為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聖人交禮也女行虧缺而去其國如之何以封為諸侯比例矣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代之無大夫惡其內娶也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耻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曲禮曰買妾不知姓則卜之外屬小功已上亦不得娶也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婚禮貴和不可相答為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之何尊加諸侯為威厭不得舒也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為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館于外明不往京師也所以必更築館者何尊之也不於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羣公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於城郭之內傳曰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卿大夫妻一妾者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臣賤不足盡執人骨肉之親禮服經曰貴臣貴妾明有卑賤妾也士一妻何下卿大夫禮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則為之總娣媵未往而死媵當往不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弟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適夫人死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或曰嫡死不立更復明嫡無二防篡煞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為妾明不升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何如孔子曰婿使人弔之如婿之父母死女亦使人弔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婿已葬婿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女氏曰某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母致命女氏許諾不敢嫁禮也婿免喪女父使人請婿不娶而後

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歸禮昏經曰告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婦之室國君娶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者而明於婦道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未至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已父母者示婦與夫一體也禮內則曰妾事夫人知事舅姑尊嫡絕妬嫉之原禮服傳曰妾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婦事夫有四禮焉鷄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闈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聞見異辭故設此也有五不娶亂家之子不娶逆家之子世有刑人惡疾喪婦長子此不娶也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于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天子妃謂之后何后君也天下尊之故謂之后明海內小人之君也天下尊之故繫王言之春秋傳曰迎王后于紀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已智能寡少如童蒙也論語曰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他國稱之謙之辭也妻者何謂妻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嫁娶者何謂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為嫁娶者取也男女謂男者仕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沒從子也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也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婦者服也服於家事事人者也配匹者何謂相與偶也婚姻者何謂也婚時行禮故謂之婚也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婚亦陰陽交時也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曰父子不同衾為亂長幼之序也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預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為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暖故七十復開房也

紉冕

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紼蔽者小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家君王又赤紼金烏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並見衣服之制故遠別之謂黃朱亦赤矣大夫蔥衡別於君矣天子大夫亦絛蔥衡士韎韐朱赤者或盛色也是以聖人塗法之用為紼服為百王不易也紼以韋為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所以有冠者帷也所以帷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脩飾首別成人也士冠經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論語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禮所以十九見正者而冠何漸三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不謂正月也以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月也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名也弁之言樊也所以樊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幘裳也腰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嚶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冕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冕而後仰故謂之冕謂之謂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詡謂之收者十二月之時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冕仰不同故前後乖也詡張故胡大時物亦牙萌大也收而達故前蔥大者在後時物亦前蔥也絕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功之始亦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尚書曰王麻冕冕所以前後遂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視邪纒塞耳示不聽讒也故水清無魚人察無徒明不尚極知下故禮玉藻曰十有二旒前後遂延禮器曰天子麻冕朱綠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時十二月也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委貌者何謂也周朝廷理政事行道德之冠名士冠經曰委貌周道章甫殷道毋追夏后氏之道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為正萬物萌小故為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為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者統十二月為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太也爵弁者周人宗廟之冠也禮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經曰周弁殷嚶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乍言爵弁乍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為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玄者不失其質故周加赤殷加白夏之冠色純玄何以知殷加白也周加赤知殷加白也夏殷士冠不異何古質也以士冠禮知之

喪服

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喪服經曰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天子為諸侯絕朞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也故禮中庸曰朞之喪達乎三年諸侯之喪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總重公正也禮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而王貴故三月而已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者則民始哭素服先葬三月成齊衰朞月以成禮葬君也禮不下庶人所以為民制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為之制也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禮記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三年之喪何二十五日以為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為之制以朞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為加隆以盡孝子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朞二十五日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二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二年之喪其實一十五日也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朞也朞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言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布衰蒙麻經蕭笄繩纓首杖為略及本經者亦示也故惣而載之示有喪也腰經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禮曰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總麻一日不食再不食可也以竹杖何取其名也竹者感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

者陽也桐者陰也竹何以為陽竹斷而用之竹故為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夫故為陰也故禮曰直杖竹也削杖桐也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門之外倚木為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故禮大傳曰父母之葬居倚廬於中門下東牆下戶北而練而居聖室無餘之室又曰婦人不居倚廬又曰天子七日又曰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門內赤墻下為廬寢苦塊哭無晝夜時不脫經帶既虞寢有席蔬食飲水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居聖室始食菜果及蔬食哭無時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喪禮不言者何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謂士民不言而事成者國君卿大夫杖而謝賓財少恃力面垢作身不言而事具者故號哭盡情喪有病得飲酒食肉何所以輔人生已重先祖遺支體也故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又曰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言琴瑟不御曾子問曰二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禮檀弓曰曾子有母之喪弔子張者朋友有服雖重服弔之可也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祭乎孔子曰斬衰已下與祭禮也此謂君喪然也子夏問二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則有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婦人不出境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泆也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而有二年喪君與夫人俱往禮妻為父母服夫亦當服有不弔三何為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厭畏溺死用為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為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弟子為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為之隆服入則經出則否檀弓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也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曰否君既歿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

曰歸殯哭而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夫內子有殷事則亦如之君所朝夕否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已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為有天子喪尚奔不得必以其時葬也大夫使受命而出聞天子之喪非君命不反者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君不呼之義也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曲禮曰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終其孝道成其大禮春秋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聞哀哭而後行何盡哀舒憤然後行望國境則哭過市朝則不君子自抑小人勉以及禮見星則止日行百里側怛之心但欲見尸柩汲汲故禮奔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遂行曾子曰師二十里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既除喪乃歸哭於墓何明死復不可見痛傷之至也謂喪不得追服者也哭於墓而已故禮奔喪記曰之墓西向哭止此謂遠出歸後葬喪服以禮除曾子與客立於門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檀弓記曰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外所知吾哭諸野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為周公踐柩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允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崩薨

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為言崩伏強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大夫曰卒精罔終卒卒之為言終於國也士曰不祿失其忠節不忠終君之祿祿之言消也身消名彰庶人曰死魂去亡死之為言漸精氣窮也崩薨紀於國何以為有尊卑之禮蓋號之制即有矣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異言復者據遂也書殂落死者矣各自見義堯皆惜痛之舜見終各一也喪

表體以象生夏殷彌文齊之以器械至周大文緣夫婦生時同室死同葬之尸柩者何謂也尸之為言失也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柩之為言究也久矣不復章也曲禮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崩薨別號至墓同何也時臣子藏其君父安厝之義貴賤同葬之為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人時於陰舍陽光死始入地歸所與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禮曰家人奉圖先君之葬君居以中昭穆為左右羣臣之葬以貴賤序合葬者所以固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絕孝子之思慕也傳曰作樂於廟不聞於墓哭泣於墓不聞於廟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檀弓曰孔子卒所以受魯君之墳玉葬魯城北又曰於邑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封樹者所以為識故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今正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春秋舍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識

右班固白虎通四卷按後漢儒林傳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口臣著為通義固時遷元武司命即令撰集其事作白虎通德論容齋筆讀謂漢儒釋經其名問雅一曰故二曰微三曰通謂如注丹易通論名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實則是書本名白虎通德論亦有作通義者隋唐志俱作六卷中興書目及崇文目作十卷今叢書本祇四卷其篇目自爵號至崩薨四十四篇較中興目又多四篇近新安汪氏刊本有東平嚴恪題書年月并叙得書來由悉同叢書本張序則自元以後是書得以大行其傳實賴東平州守劉公馬氏通考固未之及也其中文字間有脫誤如引詩傳文王十子當有蔡叔度曹叔振鐸今乃合為蔡鐸明闕一人別本亦然姑仍舊刻未能是正汝上王謨識

